高宗詩文十全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宗詩文十全集

（五）

清高宗撰
彭元瑞編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一

平定回部第四之十

文八首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己卯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賴昊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犂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勳並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以底有成。荷天之龍在茲。畏天之鑒益在茲。爰敍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犂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饔者嘗一鹹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集。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犂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犂。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犂。撫其在伊犂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

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卽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槩。茲不復紀。紀興師討猶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猶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埸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僨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剿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卽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猶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袞。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麞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天恩助順者六也。旣而彼

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而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鼠。甯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兇渠函首。露布遙傳。此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厪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輳。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天也。夫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祖宗之敬天愛民。蒙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上蒼之心。志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二酋偕德。始亂爲賊。是與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蕞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圖彼藐猶。彼猶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爲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

賊境逼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攖。大鞾大膊。如虎搏兎。案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賚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鍔。溫顯覺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慈甯稱慶。亞歲迎祥。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功。用不得已。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仿髣。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強。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貌鑰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爲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衞拉是懼。繭絲奚堪。溝壑已遽。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羣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歸。撫爾土田。生死肉骨。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我使軺。叶是用興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顏。蜩螗讙譟。既侮厥外。宜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憒。殺人爲戲。奪妻爲穢。大失衆心。無不怨背。三道並發。四甄齊攻。酋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駛走無踪。爾雖無踪。我追應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域畏懷。舉旗

助力。腐鼠莫逋。遂來獻馘。二酋旣殲。諸回永靖。叶。設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爲準夷臣。今語隣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稷黍。孳爾子孫。在昔已巳。爰平金州。茲定回部。亦己卯年。歲符理紀。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愼旃。

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懃。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劭。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劼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偸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乾貺。慰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勣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纛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駛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眞如驅虎豹而逐狸兎。纏頭碩鼻者流。皆惃惃踉踉。見卽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攫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蕆事而告成功。則

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不複綴也。特紀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有序　庚辰

西師之役。賴天佑。乘時運。資衆力。拮据擘畫。幸底厥績。固非予一人所敢逆料。敢期必也。然稍可以謝衆論。愜深衷者。無他。則以賞罰信而應機速耳。語云。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言應機宜速也。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言賞罰宜信也。機之來。發於無窮之源。而應以萬變之極。蓋難言之。若夫信賞罰。似非難事。而亦有所難者。則以不能因物付物。有所容心於其間耳。且罪疑而後從輕。若不疑而亦從輕。則偷生者何懼焉。功不疑而從重。其理固當。然涉疑而屢從重。則冒賞者生心。而眞功反有向隅者矣。是知疑不可也。夫不疑而功惟眞功。賞斯重焉。罪惟眞罪。罰斯必焉。則捨命灰軀。冒矢石、投鋒鏑之倫。孰不勸以懲乎。茲者事定功成。寫諸功臣像於紫光閣。朕親御丹鉛。各系以贊。不過譽。不尙藻。惟就諸臣實事錄之。並闡其義如右。雲臺二十有八。凌煙閣二十有四。而此五十人者。則以國家中外一統。宣力者衆。然此猶舉其尤赫者。若夫斬將搴旗。建一績。致一命者。亦不忍其泯滅無聞、將亦圖其形而命儒臣綴辭焉。

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恆

世胄元臣。與國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績。定策西師。惟汝予同。鄭侯不戰。宜居首功。

定邊將軍一等武毅謀勇公戶部尚書兆惠

濟爾哈朗。喀喇烏蘇。兩番襲迫。均保無虞。以智濟險。以誠感衆。卓哉崇勳。闢我提封。

原定北將軍一等誠勇公兵部尚書班第

元戎率師。平定伊犁。而何阿逆。叛亂乘危。變出不期。投軀西漠。故里槐歸。痛哉酹酌。

原靖逆將軍三等義烈公工部尚書納木扎爾

我懷賢勞。命將往代。正值黑水。猖獗鼠輩。以二百衆。陷萬賊中。因緣徇節。勇濟以忠。

定邊右副將軍親王品級超勇郡王策布登扎布

拍馬彎弓。敵無所向。不曾讀書。如古名將。和落霍斯。少勝衆彼。超勇親王。額駙之子。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靖遠成勇侯理藩院尚書富德

古云福將。信有其言。所遇均吉。勇冠軍門。不甯一勇。兼善於謀。吉林拔萃。特賜封侯。

原定邊右副將軍二等超勇伯內大臣薩拉爾

彼中宰桑。識時早歸。副帥以往。克贊戎機。拔身戰出。不忘本朝。云胡不死。責備則澆。

原大學士三等忠勤伯陝甘總督黃廷桂

外任封疆。內司綸綍。俾理儲胥。經權弗詘。殫誠盡智。事協予心。未同凱宴。痛惜曷任。

參贊大臣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

惟科爾沁世連姻戚。魯館承訓。王庭宣力。參贊軍務。賊營夜侵。中創弗退。嘉乃忠心。

參贊大臣固山貝子扎拉豐阿

準夷之叛。奉命在道。賊遮中途。屢戰不撓。其志既篤。其材亦英。蓋自髫年。教養禁廷。

參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多爾濟

渭陽所出。扎薩頴材。命帥本部。宣力龍堆。及愛隆阿。單騎見虜。降哈薩克。厥功堪鉅。

參贊大臣多羅郡王額敏和卓

土魯番族。早年歸正。命贊軍務。以識回性。知無不言。言無不宜。其心匪石。弗可轉移。

參贊大臣工部尚書舒赫德

屢授重寄。亦屢左遷。厲厥意懦。策厥材賢。白衣白水。聞黑水信。安衆進授。爵秩重晉。

參贊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書阿里袞

富德入援。次呼爾璊。趨行戈壁。馬不進焉。以馬濟軍。敵營夜襲。同事建績。曰鄂博什。

原參贊大臣三等襄勤伯總督鄂容安

世臣知書。料善論兵。惜弗通語。遂弗獨情。變起倉卒。力戰命畢。用違其材。實予之失。

參贊大臣一等承恩毅勇公戶部侍郎副都統明瑞

椒室懿親。年少志雄。謂可造就。俾學從戎。獨出獨入。既忠且壯。屢立宏勳。愜予所望。

參贊大臣工部侍郎副都統阿桂

阿克敦子。性頗捷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

原參贊大臣三等子戶部侍郎副都統三泰

率二百人。共詣軍營。臨敵而退。甯謂忠誠。如早聞信。何致殞身。不前不後。失二賢臣。

原參贊大臣前鋒統領騎都尉又一雲騎尉鄂實

其兄徇節。其弟忍使。欲報兄讎。固請不已。黑水之挫。復以捐身。超雪前罪。賞延後昆。

領隊大臣內大臣博爾奔察

矍鑠請行。索倫巨擘。挽五石弓。尙能殺賊。如鷙之擊。不留飛鳥。馬援來歸。殊恩榮老。

原領隊大臣安西提督總兵官豆斌

宿將行間。久矣宣力。所董綠旗。遵其律則。隊中獨喪。是有命焉。裹創慰衆。益廑哀憐。

原領隊大臣甘肅提督總兵官高天喜

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効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謂血勇。

領隊大臣副都統塔什巴圖魯端濟布

將軍黑水。先衆徑渡。固營待軍。實端濟布。衆寡稍挫。倉卒周防。奪回人馬。勇且謀長。

領隊大臣護軍統領愛隆阿

將門傑種。拍張撫髀。受將軍檄。力戰全歸。整師再進。賈勇陷堅。弟巴靈阿。盡節軀捐。

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瑪瑙

侍衛從征。奇功屢立。雖賊萬衆。單騎直入。陷陣馬仆。距躍彎弓。賊人咋舌。稱天上雄。

領隊大臣內大臣副都統巴圖濟爾噶爾

都爾伯特部中傑驍。嘉其心直。授職本朝。凡與交戰。義弗返顧。師濟和闐。不孤恩遇。

散秩大臣穆爾德木圖魯齊凌扎布

旗籍蒙古。偏校從軍。殺賊則奮。鶻入鷄羣。與噶布舒。分守和闐。保衆集事。且有謀焉。

散秩大臣哈坦巴圖魯噶布舒

躍馬抨弧。先鋒鏖陣。入俄羅斯。得阿逆信。和闐既定。論功策勳。衣錦歸籍。散秩大臣。

副都統噶畢雅圖巴圖魯額爾登額

軍門統事。諸務勤宣。亦能力戰。突將無前。入拔達山。索逆猶馘。曉諭殊方。是其偉績。

郡王霍集斯

奉元戎檄。擒達瓦齊。後稍觀望。旋迎我師。同大軍進。被圍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

貝子鄂對

平伊犁時。歸順勤王。回部傑出。其心允良。往諭和闐。被圍三月。共噶布舒。全守卓越。

內大臣鄂齊爾

前無堅對。後無返思。持矟一呼。千賊披靡。揚揚英氣。洸洸偉身。與薩拉爾。蓋同部人。

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

於格登山。賊據險守。率廿四人。間道襲後。諸賊大潰。爰以成功。本厄魯特。降順効忠。

原散秩大臣騎都尉達什策凌

衞拉從征。喑噁咤叱。額駙受創。衞護以出。用賜殊恩。用益奮感。畢命回城。每懷惻慘。

副都統鄂博什

索倫營總。乙亥出師。老而益壯。頗識戎機。厄魯回部。胥聞其名。聳身馬上。如鷙兔鷹。

副都統圖布巴圖魯溫布

生不知懼。戰不知退。亦不受傷。銅額鐵背。弓可擔水。箭如鎣鏵。溫侯名布。是耶非耶。

副都統克特爾克巴圖魯由屯

本射生手。狠不暇走。以之殺賊。如探囊取。奇功屢建。亦因閱歷。世職崇階。酬其勞勣。

原副都統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三格

渾齊潛遁。疏防降謫。從軍贖罪。每戰必力。黑水殞命。豁罪論功。圖像紫光。表忠無窮。

原頭等侍衛舒布圖鎧巴圖魯奇徹布

包沁之叛。千賊一身。賜巴圖魯。昉乎斯人。後復屢戰。喪哈薩克。始終於是。曷勝悼惜。

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

哈薩錫拉。叫諏稱亂。趨羊適過。以計解難。後復從軍。屢戰屢進。單馬衝突。獅子奮迅。

頭等侍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

庫車圍攻。命守要害。偵賊來援。周防以待。賊卻乃前。賊前乃卻。引至大隊。是鞣是膊。

頭等侍衛薩穆坦

厄魯劫運。搆釁互戕。識時拔出。致力疆場。首被掄選。往拔達山。譯語曉譬。共索馘還。

原二等侍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瑞綽爾圖

捉生以出。被回所遮。衆寡不敵。矢盡堪嗟。罵賊以死。雖死猶生。時共事者達什策凌。

二等侍衛哈朗書巴圖魯塔瑪鼐

聞戰則喜。無生有死。五易馬進。終弗卻視。身不及膽。心則乏謀。用以衝陣。勝五百牛。

原二等侍衛哈布台巴圖魯富錫爾

三巴圖魯。於中之一。要遮色楞。忽墮其術。不及彎弓。白刃揮霍。猶斬數人。之死弗卻。

三等侍衛額爾克巴圖魯海蘭察

烈風掃枯。迅其奚難。亦賴衆傑。摧敵攻堅。於塔巴台。射巴雅爾。是其偉績。勇鮮倫比。

原二等侍衛雲騎尉富紹

黑水築柵。未畢賊侵。蜂屯蟻雜。攘攘林林。持將軍令。意氣昂藏。來往慰衆。銃殞堪傷。

三等侍衛賽音博勒克巴圖魯扎奇圖

狗盜雞鳴。孟嘗不棄。竊馬何害。用人之際。間道達檄。首遊斯人。雙雄比肩。衝出萬軍。

三等侍衛什倫哈什哈巴圖魯阿爾丹察

騎二駿馬。縱兩神鶻。回如瓦雀。伏不敢發。共扎奇圖。左旋右抽。卒致軍信。効力獨優。

三等侍衛卓里克圖巴圖魯五十保

軍檄再發。更掄五英。馳驛逾月。迅至北京。捨身報國。不可數算。舉其尤者。圖形作贊。

實勝寺後記辛巳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復綴。今賴昊天垂佑。宗社篤祜。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罰。奉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開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複綴。茲記者。寺左近健銳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爲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璃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賊據險恃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旗靡鼓餒處。得健銳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而復進。遂乃斬將搴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爲國宣力。而爲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我。朕豈爲之哉。自己巳設此營。而辛巳即收其效。不啻樹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繩祖武。丕揚國烈。瞿瞿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襲迫之狀。築堡其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皇輿西域圖志序癸未

語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志廣輿者。不稽之歷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志西域。則有不能盡稽之歷代者。實以幅員所限。言語不通。雖漢、唐、盛時。亦頗能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設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卽有一二羈縻之國。然叛服不常。征調弗應。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漢、唐、之程督異域者。仍漢、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回部人語。奚啻粵問而燕答。則其所記。魯魚亥豕之紛。不待言而可知。茲者叨天佑。藉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準噶爾回部之人。皆在廷執事。而國語切音譯外蕃語。又甚便且易。我諸臣馳驅往來其間。目覩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訛傳。其眞較僕婢耕織之問爲尤詳。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鼎爲之改正。是西域志之書。必應及是時成之。用開歷代之羣疑。垂千秋之信錄。間亦涉及諸史。以存述古。總計分部一十有八。分卷四十有六。繪圖系說。蔚爲完書。若夫闢地蔵功。文臣或有過頌。朕所不取。惟是籌耕牧。計久長。圖所以永乾貺。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凜。予安得有功成無事之說哉。

西域同文志序

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蓋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遯音。書皆備韻。微特支那咒語。窈奧可探。而且寰寓方言。拘墟盡釋。茲者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略之書。然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踳駁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準部、回部、

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爲準語。或爲回語。於是兀格蟀自之言。不須譯鞮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書既成。名之曰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令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漢人必以爲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爲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爲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爲天而敬之。回人以爲阿思滿而敬之。是卽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志也。將以納方俗於會極。祛羣疑之分畛。舉一例凡。豹鼠易辨。卽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玉璞抵鵲說 丙戌

桓寬鹽鐵論。稱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云云。初讀之。以爲玉璞非抵鵲之物。而鵲亦可以不抵。此不過舉烏有之事。喻貴人之所賤。不足以厚中國明盛德耳。今乃知誠有其事。而惜寬之未詳言之也。蓋玉出和闐。和闐、卽崑山之旁支也。和闐之人。備侍衛者有之。問以鵲名。則回語亦有之。且

稱回部諸城皆有鵲。而和闐獨無。詰其故。則云傳自古昔。和闐之地。不可有鵲。有鵲必致刀兵。地不甯。年不豐。是以和闐之人。見鵲必抵之。蓋抵之之方不一。玉璞初非彼所貴。以之抵鵲。誠或有之。是則寬之說。不無有自來。而惜未詳言其故耳。夫讀古人之書。豈可以粗心浮氣遇之。而率以評人之是非也哉。如抵鵲之事。非和闐人自述。將終古無知寬之言爲非謬者。予故詳著斯說。以爲鹽鐵論之註。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二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一

詩六十二首

新正齋居壬辰

元正昨纔過。大祀今將臨。遷坐居齋宮。精一勅寸心。庶政雖云簡。萬幾敢弗欽。西川廑奏章。丙夜問披衾。首祚重祈年。臘雪積未深。潤壤占三白。正月九宮三白在下。農占易雪。望雲凜難諶。

降旨四川省供應兵過之各州縣緩征今歲錢糧詩以誌事

昨歲輪蠲蜀正供。今年仍命緩征農。爲因小醜忽謀逆。靡已大兵往討兇。小金川僧格桑。以舊屬土司侵吞鄂克什明正之地。督臣屢檄不悛。是以分路進討。竟至抗我顏行。今約哨斑。碉寨已破。達圍之圍亦解。乘此擣穴。擒渠。固可完局。倘竄入金川。不即遵諭縛獻。勢必移師往征。以蔵成事。非得已也。雖是軍需發國帑。豈無力役藉民從。滇師並有加恩例。前年官兵赴滇。一切俱發官帑。所過州、縣錢糧。節次蠲緩。並格外賜銀。以給夫役例不准開銷者。肯致閭閻歎孔卬。

燕九日作

節事七朝今日收。一彈指頃迅過眸。都稱火樹銀花快。誰識望雲思雪愁。祇覺民艱那覺樂。知無仙分去聲故無求。邇來倍有關心者。賊境將臨盼捷郵。時官兵征剿小金川。西路大學士副將軍溫福。已由斯底葉安。圍攻資哩。南路四川總督桂林。亦自卡了攻得噶爾金。計離美諾賊巢。皆不

過五六十里。而陝、甘、貴州、所調之兵。節次可到。佇望兩軍尅日會合。總酋藏事。

題澄懷堂

祭罷更衣取路便。南臺一帶小留連。曉餐後閱奏章屢。軍務遙籌引席前。是日御此堂。召軍機大臣。降旨敕金川軍務。堂曰澄懷澄豈易。心期勵政勵無偏。首春蜆眼仲春至。益切時膏潤大田。

郊行四首

行館無過卅里強。吉行弗藉特恩忙。傳餐視事循常例。是日五鼓。軍營奏章至。降旨裁酌機宜。畢。然後啓行。啓蹕金烏拂曙光。驅馱車裝各趁行。往還十二日爲程。因思減從猶如此。軍務那能刻忘縈。去年此地潦經過。沙坂依然沮洳多。卻是便宜秋麥好。菁芊都已發新科。遠付近墅出扶攜。夾路迎鑾額手齊。越覺憐他經歉後。賑加甯鮮向隅徯。

夜雪二月初十日

晚陰雲勢厚。心希夜或雪。問雪兼問郵。夕陰甚濃。冀可作雪。兼盼軍營捷奏。每更均數問之。近率五更徹。假寐旋卽醒。二更仍未閱。司昏詢如何。乃報霏霙屑。時密時復疎。落地融看瞥。卜度庶優霑。未敢卽怡悅。

再題半天樓

雪中前日望山尖。山樓知在雲烟裏。快晴今日暢躋攀。猶有積素庭中委。地迴由來雪益大。曦光到此應

遜矣。下視薊野全無雪。陰嶺惟餘塊素耳。一爲慰因衆黔黎。一爲念廑諸軍士。僧格桑尙未就擒。時官兵進勦小金川。已抵其資哩。僧格宗諸隘。現在攻圍。一俟攻克。卽可擣其美諾巢穴。擒縛僧格桑。日來盼望捷音甚切。而其地相近雪山。軍行覓間以進。岩磵冰雪未融。將士不免衝寒涉凍。尤深廑念。執戈方將攻玉壘。

集遠堂口號

堂顏集遠回攬景。集遠無過百里邊。我所思逾幾壑平。百倍官軍正在剿金川。

季春齋居

小祀例惟兩日齋。齋斯同一敬爲偕。潤茲東畝無霑盼。捷待西川正繫懷。曦北低看移牖影。晝長遲覺報壺牌。輕雲薄霧常奄霮。不雨何妨雨亦佳。

卽事

由近以及遠。大吏報次第。率稱春雨霑。實利興農事。畿輔昨秋霖。下隰猶潤漬。弗雨乃覺宜。小霏遂開霽。迥異常年況。望澤愁不置。暮春御園景。攬結應暢意。而卻繾軍營。捷音盼卽至。五夜醒十番。孰能安枕寐。合是憂勞人。韶光任明媚。

駐蹕香山靜宜園作

過雨麥秋芃大田。輕輿綠野靄朝煙。以言農景心差慰。祇望軍郵眼欲穿。散悶聊因駐五宿。惜陰頓已向三年。園成趣固非日涉。卻對山光覺惆然。

題致遠齋

靜宜園中咨政處。駐茲清曉所必臨。致遠詎爲玩山景。九州四海在一心。一心敬怠分頃刻。罔念作狂凜戒深。況今西川未蕆事。夜以繼日企捷音。

勝亭

勝亭樓岨峿。蓋不常至此。今朝風日佳。偶因試步履。峯態及林姿。一一供眼底。適接西川郵。恢復番之鄙。桂林奏報。總兵宋元俊。統兵收復金川。侵佔革布什咱之地。已得木巴拉博租、薩木多脊藏。巴角諸處。殲戮賊番甚多。惟盼勦平美諾。擒獲僧格桑。以藏斯役。亟望捷音之至。所期殲渠魁。小勝何足喜。

自玉河放舟由昆明湖歸御園即景雜詠

遊八刻餘詩廿首。羽林苑外候將勞。暇云遣則歸應可。興所適當戒在豪。來以輕輿返以舟。爲欣順水送乘浮。界湖迴望高樓遠。笑我當前缺句留。兩行綠樹佈陰齊。不見黃鶯聽巧啼。曰色曰聲鏡光裏。弗留而過幾灣隄。隄外麟塍插秧遍。方方白水浸青苗。農功較比常年早。夏長秋收候正遙。漁村蟹舍遙相望。甓社菱絲夫豈殊。柔櫓數聲葦渚拂。卻看漠漠起飛鳧。機聲軋軋聽來近。早識舟經耕織圖。別舍蠶功剛炙箔。總關民計總廑吾。玉帶橋過出玉河。昆明湖闊靜微波。行來畫舫艤石舫。路取山陰近幾多。

山陰佳景頗堪尋。得句多哉弗重去聲吟。便返御園問章奏。遙遙軍務正關心。

廣源閘易舟過萬壽寺至昆明湖登陸迴御園沿途即景雜詠

廣源一閘界東西。水截長河高與低。舟不可通應易進。早看艤棹候前隄。

花宮窈窕枕長川。雲水僧人跪道邊。風利不須重結纜。付他到點自參禪。到即不點。點即不到。二語見傳燈錄。

麥浪翻風麥穗翹。幸哉今度麥莊橋。碑亭誌水昔年建。農計殷殷廑旰宵。

西轉長河更北行。岸傍火器建新營。國朝舊制。揀八旗精銳爲火器營。茲特動帑建營於此。俾聚居便於操練。且省賃房之費。無非所以惠旗人也。便於操練省賃屋。

一舉還看兩得成。

玉河高水向東流。滾壩平鋪雪浪浮。多少節宣資灌注。湖心西望峙層樓。

繡漪橋北坦昆明。一碧澄波漾舫輕。奚必天孫費機杼。七襄宛在面前呈。

鳳凰墩據水中央。來往頻過眄渺茫。卻似神洲聳瀛海。那教容易艤烟航。

東岸湖亭俯廓如。到斯登陸易輕輿。軍營驛傳曾來否。捷報而今正盼予。

晴望樓即目

邇來時雨復時晴。縱望高樓慶慰生。不獨黃圖調燭玉。大都赤縣協符貞。苗芃禾黍耘將遍。穗飽麥麰熟逮成。一種又牽心弗懌。西川猶未奏銷兵。

熱

今年節候晚。熱亦較向遲。二麥逮將熟。日以暄則宜。爾近驟炎蒸。縱風歊氛披。麥穗詰實際。曰燠斯惟時。園亭氣既清。廣軒敞四垂。書史伴幾暇。雖熱心神怡。然有弗怡者。迫望軍郵馳。

眺遠亭作歌

趁爽更復躋崇椒。樹葉翻風涼意滿。雖然亦眷勞與人。恰憩山亭顏眺遠。眺遠詎止玩山林。絜矩之道吾應斟。衣食大欲民可畏。雨暘時若天難諶。況茲金川正有事。遙遙西望常廑意。禁暴安民不易籌。旰宵企待捷音至。

塞湖載月之作

載月本宜湖。塞湖更佳趣。十載乃一遘。那可孤斯度。久欲泛舟遊。晚每陰雲遇。僂數過上弦。霞斂霽天露。不宜再徘徊。青雀山莊泛湖船名。候以豫。萬山四圍翠。一水當中素。月午光正晶。如逢雅人故。於此默無言。山川笑我固。

御園亦有湖。每歲載月遊。比及來至此。率已值新秋。況多逾望夕。輪缺寒風颼。故雖斯對月。未曾開蘭舟。乘涼惟夏宜。蟾光見舉頭。湖則同御園。山實勝百籌。結想既因憒。興懷良復悠。悠哉忽轉念。便以問軍郵。

自慙

夜不安眠書問頻。書籌軍務每勞神。自慙息事安民念。卻類窮兵黷武人。已是三年養痎寇。小金川逆酋僧格桑。於庚寅夏。即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鬼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親往誡諭。逆酋即遵教退兵。比奏至。朕以番蠻互相仇殺。習俗使然。既知悔罪息爭。亦遂釋而不問。迨阿爾泰甫回未數月。逆酋復於五年夏。乘金川與革布什咱構釁。仍圍鄂克什。且與金川索諾木濬相勾結。猖狂爲奸。並敢築碉抗拒。罪難更逭。而阿爾泰等。尚思遷就完事。屢加督飭。阿爾泰等猶遲疑觀望。雖稍進兵。未得要領。知其不足恃。因諭溫福自滇赴川。專司攻勦西路。且命桂林前往南路經理。後見其措置頗合宜。遂罷阿爾泰。命桂林代爲總督。此去歲十一月事也。小金川之役。朕初意實不欲煩師旅。今則兩酋同惡。索諾木敢於助賊抗顏。不得不並爲聲討。未嘗不悔前次之失於姑息。致三年尚未蕆功。茲實勢難中止。並非好爲黷武也。奈逢兩路誤庸臣。溫福初至西路軍營。策勵將士。即攻破巴朗拉。直取達圍。進攻資哩。數月而克之。可望乘勝深入。乃因參贊五岱。密訐溫福。察其必係有過懼劾。先發制人。及命溫福查覆。果列五岱罪狀以奏。即命色布騰巴爾珠爾代爲參贊大臣。並同豐昇額往鞫其事。色布騰巴爾珠爾甫抵軍營。即偏袒五岱。輕信其言。搏擊溫福綱故入告。朕鑒溫福之小過宜宥。而其事必司員明德慫恿所致。因逮五岱。明德訊究。井治色布騰巴爾珠爾之罪。而溫福已爲所誤。其始調度。深合機宜。連破約咱卡了諸寨。將自達烏拉僧格宗。并令宋元俊收復革布什咱侵地方。冀可成席卷之勢。不意桂林器小易盈。惟事安居酣飲。不恤士卒。及派將領間道攻取北山梁。兩次告急。桂林玩不赴援。又不夾擊策應。致將卒等傷及二三千人。桂林匿不上聞。自此遂一籌莫展。月餘不復進兵。經阿爾泰等劾奏。特命福隆安往訊。若實。當重治其罪。而令阿桂代彼。統兵督蒙。則仍授阿爾泰。是兩路俱屆垂成。均以事機歧阻。延誤月餘。實爲憤懣。今溫福一路。漸有起色。惟冀阿桂至南路。振作一新。彼此速奏捷音耳。庸臣過即予之過。易置佇聞捷報臻。

宛轉詞

宛宛轉轉石澗流。三三兩兩野塘鷗。颯颯灑灑惟新秋。遙遙切切軍務籌。

夜雨十月廿一日

晴光不定隱斜曛。入夜雨聲枕上聞。原是無眠問軍報。那堪增厭聽紛紛。

即事

崇山眞博大。四日歷周過。夜雨朝晴每。是數日或晚或夜。必有陣雨。而晝日晴朗。弗礙行圍。奇靈顯應多。無妨驅騎獵。有暇把豪哦。獨盼郵章劇。軍情近若何。

恭奉皇太后迴鑾至圓明園作

麥秋登稔繼秋收。不啻王畿遍九州。今年直隸兩收。皆至十分。各省所穫。自八九分以至十分。無在七分以下者。惟甘肅皋蘭等十八州縣。夏禾微旱。成偏災。然以寰寓較之。蓋千分之一耳。大有幸蒙誠後樂。同人斯豫勵先憂。民間飽暖供慈覽。園裏清溫奉懿遊。未免一籌猶繫念。每當中夜問軍郵。

夜雪十月十八日

夜醒問軍報。卻稱密雲鋪。三更遂飄落。五鼓罷紛敷。晨接二寸奏。府尹吉夢熊奏。自十八亥時。至十九丑時。得雪二寸。旋卽旋融。土脈滋潤。節先十日符。本月二十八日交小雪節。應候恰先一旬。晴雖弗致惜。致惜那能無。

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奏報攻克布朗郭宗賊酋僧格桑竄入金川整兵追剿小金川全平詩以誌事有序

小金川逆酋僧格桑。恃與金川逆酋索諾木狼狽爲奸。陸梁抗命。索諾木潛爲黨惡助兵。代其拒守。因命大學士溫福爲將軍。尙書公豐昇額副之。統兵攻其西路。而南路則以內大臣阿桂爲副將軍。督兵並進。所在山徑險仄。賊得逞其負嵎之計。西自資哩、美美卡、路頂宗至明郭宗。南自達烏甲爾

木翁古爾壠至僧格宗。皆峭壁懸崖。碉卡林立。將軍等董飭官軍。勵勇奮擊。我領隊大臣、侍衛。並率衆先登。始以大礮摧其堅。繼乃覓間入其阻。每克一寨。皆久經攻戰而後得。其難如此。及阿桂既克僧格宗。乘勝直入。徑擣美諾賊巢。逆酋先期遁去。會溫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兩軍相合。溫福等仍督兵窮追。徑取布朗郭宗。逆酋復由僻徑竄入金川。遂收底木達。擒其父澤旺。因而招徠汗牛。撫降別思滿諸寨。其大板昭亦傳檄而定。小金川悉平。時軍營奏至。謂番境界在雪山之中。茲值隆冬。乃晴暖無冰雪。衆以爲異。此實賴上蒼眷佑。將士等得以利便集事。第其經陟艱險。破碉奪隘諸勞績。則不可以無紀。今大軍進剿金川。所當掃蕩鼠穴。縶縛二酋。以告蔵事。而天之助順。人之用命。凡予所切望而深勗者。俟大勳成。當倣平定西陲例。凡戰地。悉爲繪圖。張之武成殿壁。圖系以詩。此誌事之什。特爲先聲之倡耳。

美諾賊巢失。先是阿桂於月之初六日。由南路督兵。乘勝直擣美諾寨。賊巢立破。逆酋僧格桑。先於初五日見勢危急。挾妾澤竄伊妻所居之布朗郭宗。爲死守計。布朗讀如字。挈眷遷窮追期即獲。溫福與豐昇額既由西路統兵。與阿桂會於美諾。初九日。即由八角碉分兵追勦。直抵布朗郭宗。四面截攻。賊寨驚潰。而僧格桑知勢不支。先將妻妾澤送金川。自赴底木達。欲見伊父土司澤旺。澤旺閉門力拒。僧格桑竟殺伊父。所遣傳語三人。自由美臥溝小路翻山竄入金川。溫福等因撫定各寨人戶。擒澤旺解京。一面尾追僧格桑。勿令兔脫。復遁本相連。任爾狼狽顧。那容駁喙延。小金之事蔵。黨惡問金川。

命緩徵川省過兵各州縣錢糧詩以誌事癸巳

小金事蔵討金川。不發難容矢在弦。彼有謀深甯可置。金川逆酋索諾木。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狽爲奸。竄食革布什咱。鄂克什附近土司。經官兵以次克復。而軍營所獲降人。且訊有逆酋商謀官兵回去。再打木坪瓦寺。直到雜州橋。不雖之供。今小金川雖悉平定。而主謀未殄。日後潛肆併吞。是中朝費如許兵力。轉以藉寇兵而齎盜糧。邊境何由綏靖。揆之理勢。則併勦萬難中止也。我當功倍未宜捐。當官兵將破美諾賊巢時。特授將軍。參贊大臣等。乘小金川既定。統勝兵直討金川。分道並進。令明檄索諾木陰謀罪狀。大軍伐謀。不滅不休。先破其膂。且以作六師之氣。堅隨征衆土司之心。事定。熟籌善後規制。俾邊民共享一勞永逸之福。雖云輓輸去聲都無累。亦念勤勞覺可憐。一歲正供均緩納。爲民計久愛民先。

命緩徵陝西湖廣等省渦兵各州縣錢糧詩以誌事

一省偶興兵。鄰省率波及。因悟佳兵非。其奈狂番習。番人狡悍性成。徒徇撫柔之名。彼且狎而生玩。故欲靖邊防。而專任德化者。既用自愚。且滋貽笑。古訓稱克詰戎兵。良非虛語。用緣不得已。惟圖速甯輯。始原聽蠻觸。逆酋僧格桑以報私怨爲名。圖吞鄂克什之地。始因其同類相讎。事所恆有。惟命大吏往赴彈壓。旋生反覆。即當入告。籌進討。乃阿衡泰惟事調停猶豫。遂致養癰。今即小金悉經平定。而移師直勦金川。兇渠不雖並縛。然始事已悔濡遲矣。終乃類姑息。當大示懲創。雄師齊衆力。陝甘多勁旅。滇黔慣批拉。湖南況接蜀。近山善攀陟。簡精各用長。督以旗勇集。小金已全定。金川猶竄賊。掃穴雖可必。未能期頃刻。言念過師處。允宜沛恩澤。緩征以次第。陝西寶雞等六十四州、縣、廳。甘肅隴西等五十三州、縣、廳。湖廣竹山等五十七州、縣、廳。雲南思安等八州、縣、廳。貴州畢節等十七州、縣。各詳核該地方人戶出力等差。酌定加恩緩徵分數。及帶徵年限。務令被澤適均。閭閻恩徧給。夙鄙問惠心。祇覺抱慙德。

偶爲春喜圖輒題以句

春信梅傳鵲喜占。情枝報喜藉毫拈。喜神元旦西南值。送喜金川願早詹。

次辛祈穀禮成述事

祇略樓街減步趨。舊儀。於璿城門外西階。設樓薦處降輦。今由璿城西南角降輦。易禮轎至祈年門西階。步入。視舊儀行陟微省。祈年式禮未微渝。去歲冬至圜邱大祀。改定儀注。於升階奠玉帛後。即還就讀祝位立。以次進俎三獻。及飲福、受胙、禮成。始還至二成拜位行禮。稍省登降。茲祈穀以在祈年殿中。一如舊制。春前雖次還如上。立春在十二日。月合同干恰不殊。正月月合在辛。咲肸鄉牛爛沙海。鏗鏘儀鳳叶笙竽。金川耆定昔逢巳。前平金川。歲在己巳。籲眷捷聞今已符。

新正恭奉皇太后幸圓明園即景成什

行時扶輦卜良辰。御苑年韶又一新。更喜樓臺多積雪。可知草木樂初春。冰堅漫待魚陟負。前一日甫屆立春。魚陟負冰。爲立春後第三候。且獵間三白凝冱。池冰如鏡。於試禮風景尤宜。日愛還思烏駐跸。卻是銀花火樹下。金川捷報問猶頻。

燕九日作

燈宵七日例難刪。亦逮收燈瞥眼間。火樹銀花一時徹。西瀛北漠各教還。求仙誰復問雲觀。去聲。是節爲長春眞人邱處機作。至期。羽流並集白雲觀中。盼捷予惟望雪山。熱鬧了知歸靜寂。欣於風月得清閒。

仲春養心殿

祈春典學兩俱應。爲是還宮禮敬承。依例彤扉弄仙木。宮門門神。春聯。例於三月初二日收庫。更當青瑣徹華燈。鬧將半月翻欣靜。間勅萬幾敢忘兢。正值金川攻要寨。閒鄉中夜每頻興。

仲春祭社稷壇禮成述事

春祈秋舉報。秋每事行蒐。每屆仲秋吉戊。正當出口行圍之時。是以每歲春祈。率躬親展事。以此恆躬禱。原非爲去聲。己求。佑民宜稼穡。福國遍

寰陬。伫俟墉門外。平番俘獻囚。會典獻俘儀。先期擇吉。遣大臣告祭太廟。社稷壇。押所解俘至廟。壇街門外。跪獻畢。次日於午門樓檐楹正中。行受俘禮。

山陰四首

石舫原通水陸衢。山陰取便一遵途。或輿或步聊延賞。亦未曾稽四刻需。

舊愛遊山馳驛云。每至園亭佳處。小憩即行。未嘗多有留戀。即前此屢次南巡。於諸名勝亦然。故大學士尹繼善因比之馳驛遊山。余笑而應之。曾有詩紀其事。至今猶以此爲欣。味閒齋對如相誚。知是那更構築勤。

山北猶存積雪多。樹梢消盡樹根羅。恰如身在瑤池上。倒影波中看玉柯。

霽清軒近北東門。例以因之返御園。不識遞來軍報否。捷音企望正心煩。

過南嶺閱武。兼遊寶勝寶諦諸寺。即事成什。

健銳建是營。乃自己巳始。其時定金川。名實勝緣此。畏而赦盡剿。將謂革心矣。十年即漸猖。蠹食鄰弗止。然猶俾安撫。屢撫屢背詭。前此征剿金川。大兵壓境。莎羅奔。耶卡。窮蹙乞降。冀其誠心滌革。遂允所請。赦弗加誅。甫及年。即與鄰封土司攘奪。擴奪相尋。屢經督提撫諭而止。耶卡死。其子索諾木兄弟。竟敢背恩肆逆。且有蠶食諸番。侵及維州橋之意。而小金川逆豎僧格桑。與之狼狽爲奸。鴟張自恣。初皆未之知也。庚寅夏。僧格桑與鄂克什修怨稱兵。阿爾泰。董天弼、親往誠諭。奏言逆酋已遵教退回。朕以番蠻互相仇殺。既知悔罪息爭。姑且釋而不問。孰意阿爾泰等。竟以鄂克什之地。斷歸僧格桑。希圖遷就完地。匿不上聞。益爲逆酋所輕視。不數月。索諾木遂侵殺革布什咱。僧格桑復攻圍鄂刻什。並敢築碉抗拒。逆迹益彰。勢難中止。辛卯冬。始興問罪之師。必貽後患。因悔始之曲原赦罪。尾大不可掉。問罪師無已。僵拉雖蕩平。小金川。二酋如此驁悍跳梁。非併力剪滅。今不得不爲除惡務盡之舉矣。番語謂之僵拉。去年冬。攻破美諾。平定其地。僧格桑竄入金川。擒其父澤旺解京。促浸境今抵。促浸。番語謂金川也。今溫福由功噶爾拉移兵昔嶺。阿桂抵當噶拉。豐昇額至日旁山梁。並扼金川險要。連次破碉殺賊。

即日可望。深入。徒以春雪多。兼之險可恃。武雖閱於斯。功願成以邇。實勝豈徒然。實諦力並企。正法如日照。幺麽技徒爾。番地春雪本多。蓋山高氣寒所致。即今已交夏令。日色暄暖。自漸雪霽冰銷。易於得進。賊雖有險。亦不足恃。藉曰賊能爲扎達祈雪。彼邪不勝正。技將安施耶。趁暇縱遊茲馳念惟廣彼。

詣齋宮宿即事成句

自春入夏雨頻霑。輦度清和曉不炎。雖是常雩遵典制。仍祈後佑致精嚴。

昨春已是雨知時。今歲猶贏去歲滋。似此恩施實稠疊。惟虞志滿益虔寅。

齋室清居消篆紋。朗聲習禮隔牆聞。祭前一日。太常例於神樂署習禮。其地在齋宮牆外。相距甚近。宣贊聲高時。或得聞。此時祗合息諸慮。卻繾金川正進軍。

常雩禮成述事

幸逢甘澤夏春連。遠祭時行益企然。雖曰協和值於是。更希綏屢繼乎前。幣承玉奠寸衷肅。鎛始金聲中呂宣。陟降省緣過六十。朕年逾六旬。敬祀之心實切。而步履大不如昔。因命大學士等定議。稍減登降繁文。自奠玉帛升壇。至受福胙後。始還至二成拜位。仍冀歲歲躬行。以抒誠悃。必躬期永奉皇乾。

晴

好雨連昨夜。快情欣午前。徂雲千里淨。酷熱一時湔。翠色濯明樹。清聲助暗泉。心閒那閒得。軍報問金川。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三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二

詩三十首

登四面雲山亭子作癸巳。

昨欣驟雨暑全消。極頂登臨忽隔年。望去天光千里外。遞來秋信五朝前。是月十九日立秋。擅乾坤內無雙景。奪造化工有獨權。坐此應教諸慮淨。依然馳念到金川。

復雨六月二十四夜。

復雨輒復愁。我愁紛有故。間去聲。作非賦霖。大田未潦洳。所慮漲水發。怒波衝驛路。軍書盼孔亟。遲或誤裁務。困獸竟反噬。猖獗邀隙遽。初爲逋逃藪。繼乃狼狽助。縱回騷糧臺。遮郄更險據。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與金川逆酋索諾木狼狽爲奸。侵吞鄰境。抗拒王師。不得已。命將申討。去年冬。攻克小金川。僧格桑窘迫喙走。由美臥溝竄入金川。大軍進勦。期於掃蕩賊巢。併擒逆豎。惟時命董天弼駐守底木達等寨。以扼美臥溝要隘。孰意僧格桑復萌逆惡。於六月初一日。竟從去路潛來。冀佔舊巢。並擾軍營後路。乃董天弼庸懦無能。先既退居美諾。及溫福嚴飭。始回底木達。仍另一立小營。不在官寨防守。致爲賊酋窺伺。乘間攻破。即佔據底木達、布朗郭宗兩寨。並煽惑降番復叛。搶奪八卦碉、科多一路糧臺。擾截木果木後路。逆酋罪大惡極。實爲覆載所不容。而亦死有餘辜矣。思之深切憤懣。而還軍有差跌。懦卒散羣。驚致失我賢臣痛惜言難諭。先是溫福董天弼之玩懦貽誤。接劉秉恬檄臺之信。即派參贊海蘭察。統兵馳赴劉秉恬處援勦。藉以無虞。不期初十日早。賊竟侵至木果木山後。而防駐之德爾森保。毫無措置。以致失守。賊遂竄入溫福軍營。綠營兵衆。見賊先驚。倉皇潰散。僅存滿洲

兵百餘。溫福率以擊賊。竟致受創捐軀。聞信深爲震悼。雖加恩贈蔭伯爵。祠祀昭忠。並賚賞助喪。實不足以喻我痛惜之懷耳。旗兵之未遣。綠營之徒付。圖省從公議。可恃忘深慮。去年春。已簡派八旗兵三千。備赴軍營。因溫福、阿桂。俱奏滿州兵一人費至綠營三倍。欲多用綠旗兵。可不發京兵。遂爲其言所惑。不復深計。因而中止。設使溫福軍營賊至時。有滿州兵千餘在彼。則綠營得所依恃。亦不致潰竄。失事。是仍由溫福自誤。予之輕信亦慢。今悔已無及矣。所幸阿桂一路。調度得宜。收戮叛番。斷其內應。復分路掩擊。殺賊四五百衆。並安章谷後路壅站。軍心鎮定。糧儲軍火充餘。足資倚任。因即命爲定邊將軍。並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黑龍江兵二千。伊犂、厄魯特兵一千。迅赴軍營。重籌進勦。以申國威。而張撻伐。追悔何嗟及。聚銅大錯鑄。賊計誠益詭。賊罪越難恕。禁旅發精勇。雪仇無返顧。天自鑒曲直。我豈爲窮黷。叶。兩金川之役。初意並不欲加兵。而逆酋等敢於黨惡逆命。遂不得不加申討。乃竟抗我顏行。勢難中輟。曲直所在。上蒼自能昭鑒。並非予之有意窮兵黷武。吾誰欺。欺天乎。今逆酋詭變若此。實爲罪惡貫盈。自速滅亡耳。勤勞遑敢辭。國威要揚布。

喜晴 六月二十五日。

歷辰猶細霏。傍午遂大霽。農功幸益佳。軍營亦信遞。自聞溫福軍營失事之信。阿桂軍報。數日不至。其後路科多新橋一帶。亦有賊梗阻。深爲懸注。今早始得其十三日所奏軍營寄貼情形。乃另從章谷路馳遞者。覽之始得慰懷。未然防已周。先覺誅奸細。從逆盡勦滅。可疑亦別置。以此當噶拉。安然若無事。總俟重進師。應迴美諾至。阿桂一聞賊匪侵擾底木達、布朗郭宗之事。料其必有小金川番人內應。預爲防範。復偵知降番被煽。從逆者多。即遣兵分路勦洗。其有自金川潛至番寺者。即并喇嘛誅之。並將近寨丁男。移置他處。收其兵器。而頭人之可疑者。則羈之營中。不令回寨。是以當噶拉全營軍心鎮定。因諭阿桂。即徹兵回至美諾。殲除羣賊。收復底木達等寨。並擒逆暨僧格桑。將小金川全境廓清。駐軍以待。京兵至日。另籌進勦。是阿桂一軍之安。所繫甚重。固由其調度有方。亦實賴上天嘉佑耳。未逮難收拾。嘉護感天賜。

敞晴齋即景

逾月方言至。敞晴。卻欣齋閣善循名。風來林下惟披爽。日上窗前特耀晶。促織當秋欲吟凜。野花帶露尚

含榮。雖然悶與閒雲散。仍繾軍書煩緒縈。

七夕陣雨

陣雨送斜陽。旋晴露月光。洗車還處去。暑預日處暑。發軔利行裝。是日健銳營兵。啓程征勦金川逆賊。錦樹輕含籟。冰蟾濕不涼。軍書勤夜問。嬾泛塞湖航。

自咎

自咎用人差。用人眞匪易。昨歲平瓊拉。番語。謂小金川。頗屢建勳幟。木果木軍營之潰。實由溫福之失策。僨轅而誤。任溫福。予惟引咎自責。然所以用溫福者。亦因其於軍務尚曾經練。此外更無可任之人。當阿爾泰因循玩誤時。遂命其由滇入蜀。代阿爾泰統兵。伊由至軍營。即攻克巴朗拉。敗績收復達圍等處。軍聲大振。因即授以將軍。尋與阿桂分路平定小金川。屢著勳績。初不料其昧於馭下。疎於自防。敗績喪師。遽至於此。用人之難。不誠然乎。而何勦促浸。番語。謂金川。持久遇險地。遇險未能進。我豈過責備。倉卒賊遮邵。周防合深計。乃竟閉營門。不顧夫役輩。叶。溫福自進攻金川以來。由功噶爾拉移兵昔噶。亦頗奮勉勦擊。屢破賊碉。而賊恃險抗拒。不能即進。然並未加以責備。乃溫福既聞賊匪自善臥溝竄入小金川。佔據底木達、布朗郭宗。且擾及劉秉恬所駐之旗拉角克。已令海蘭察等率兵往援。即應自爲殿防。勿使賊衆侵軼。後路方是。顧以山要隘。僅委之德爾森保。以致荒唐貽誤。賊因得直至溫福大營。先砌碉局。後斷水道。溫福倉皇無措。堅閉四面營門。致客民夫役數千。無可依託。紛紛散去。使彼時敢之營內爲護持。即備人數以助軍威。亦無不可。乃竟拒而不納。既示賊人以弱。且致搖惑衆心。其失算實甚矣。若輩羣奔散。綠營遂逃棄。因致賊大逞。禍延多將吏。時溫福營中兵數。幾及二萬。不爲不多。乃以調度失宜。致綠旗懦卒。一聞賊至。且見人夫驚散。遂皆喪膽亡魂。相率奔潰。溫福僅攜百餘人衝出。遇賊身殞。初。軍營報至。方惜其爲國捐軀。予以一等伯爵。世襲罔替。繼知其潰敗之由。並據富勒渾等查奏。文武大小多員。多至數十人。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又三千餘人。實溫福一人所誤。使其身尚存。罪在不赦。豈可復膺五等之封。因降旨削除伯爵。然猶念其歿於王事。仍交部照例議卹。使旌罰各不相掩。其陣亡文武。則特勅優卹之。褒忠之典雖施。而其中若提督馬全、牛天畀、副都統巴朗、阿爾素納等。並皆出力有用之材。爲之嗟悼不置。且同時陷沒如許之多。尤爲心惻耳。挫跌似此無。

憤赧刻難置。國家百餘年用兵多矣。從無似此失挫者。總因營中無滿洲兵。以致僨事。若此亦由溫福、阿桂。倡議不用旗兵所誤。予亦誤信其言。今悔已無及。惟有調派八旗勁旅。及各省銳兵數萬。並簡曾經立功之大臣等。帶往與阿桂另籌進勦。以期所向克捷。掃穴擣巢。庶洩神人之憤。且慰死事者之心。而予不得已而用兵之衷。與今日難以中止之勢。則宣示中外。俾衆共喻焉。旗兵悔未用。事後羞稱智。

軍報

軍報三千里。十餘日馳至。雖悉心裁酌。彼處形又異。是在領兵者。相機爲進退。於古有名言。軍情弗遙制。命宜言還師。意因接阿桂。初。木果木軍營失事。海蘭察等尚駐兵美諾。與阿桂聲息可通。方冀開其後路。會勦逆賊。及聞美諾亦失。阿桂以孤軍留駐當噶。賊益鴟張。而外無策應。深切憂懸。雖屢勅大臣等使續調之兵到川。攜以往接。猶恐遠不及事。計惟宜喜軍距當噶稍近。因迅諭豐昇額等。速統兵擇路赴援。持重弗肯還。詳陳彼地勢。阿桂亦已出。而無意外事據險圖再進。先因收勦底木達、布朗郭宗之事。命豐昇額督兵赴大板昭。斷賊歸路。既乃命其往援阿桂。及豐昇額接奉赴勦大板昭之旨。已聞美諾失守。因計議謂去亦無益。且恐倉猝移營。軍儲不暇保護。並致綽斯甲布士司窺伺生心。設有疎虞。後圖難繼。奏請仍駐宜喜。以資控馭。迨奉往援當噶之旨。又以已得阿桂信。復申前說。豐昇額後次奏摺未至。而阿桂已奏自當噶全師而出。退據翁古爾壘。爲再進計。且於卡墜至章谷。嚴警周防。余懷始得稍慰。兩路均吉利。視若違吾旨。實乃合吾意。當此軍書絡繹。宵旰運籌。每有所見。輒爲隨宜指示。然郵函馳往。最速亦旬餘始達。軍事移步換形。況料敵於六七千里以外。豈能必其始終不爽。往往有傳諭甫數日。續接奏又復迴不相侔。深慮其以拘泥貽誤。故有似違旨而不當事機。似違旨而深合吾意者。惟在將軍等之臨事斟酌。不意豐昇額。舒常初膺委任。竟見及此。深爲嘉慰。有臣而若此。實爲國之瑞。溫福舊臣。僨轅翻禍。致一處一以慙憤懣。刻弗置。勁旅簡重征。溫福之失。固因不得人心。而又漫無措置。然實由持議不用滿洲兵。致爲綠營儒卒所誤。今簡派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勁旅。荆、陝、駐防精兵。遄赴軍營。以期整旅復進。迅滅金川。勦逆洗深愧。阿桂奏。現今馳赴日隆一帶。整頓舊兵。籌度收復小金川。仍分西南兩路進勦之事。並酌定分勦金川進兵道路。志在必掃賊巢。務擒逆酋誅磔。以雪憤恨。因舉軍營重務。以委之。並擇順治年間愛星阿所佩征緬得勝之定西將軍印授之。佇望早馳捷奏。悉衆正天助順。大舉期功遂。

再題創得齋

松下山齋倚翠嶠。弗頻至以棧蹊遙。小遊適喜仲秋暇。歷數因過十九橋。自瀑源口至此。溪谷縈紆。凡過十九橋。咫尺懸居開月宇。浣寥蕭景繪晴寮。西成有望軍心定。今歲各省奏報。約計秋收分數。均在八九分以上。可慶屢豐。而軍營自阿桂全師退驅翁古爾墨。豐昇額仍駐宜喜。軍心大定。只俟新兵續到。爲收復小金川及進勦金川之舉。略得閒情韻句調。

詠白鷹 士爾扈特貝子錫喇扣肯所進。

歸順重來入覲班。錫喇扣肯前歲隨遲巴錫等。至山莊朝謁。今歲復請偕年班台吉博爾哈什哈等入覲。白鷹爲獻擎去聲。縧環素翹圖瑞百禽表。竦翮淩虛萬里間。班史休誇一雉賦。周王或異四狼還。懷柔西北猷粗具。戢靖金川計正艱。西陲北庭。拓地二萬餘里。異域歸誠。耕屯相望。爲史冊所罕覩。而金川以蕞爾偏隅。征討兩年未克。茲復增兵易將。另籌攻勦。務期掃穴擒渠。然制勝之策。誠非易圖耳。

題吳鎮晴江列岫卷

得勝解非積學成。蕭山名魏驥。跋語致精評。長江欲共秋空遠。列岫如烘皜日晴。鼎峙四家眞不愧。筌忘六法有誰京。溯源應近金川地。邇日軍機正繾情。

悔過

屢宣軍中人。並觀更兼聽。軍營大臣、侍衛等。如巴雅爾、富興、齊里克齊、福康安。前後至行在。詢以軍中之事。所言雖不盡相同。而於溫福之庸妄僨事。則衆口如一。似屬公論。口碑出輿論。益悉庸臣行。剛愎惟自是。曾不集思定。築碉將及千。工作勞衆病。溫福口吃而性急。每當前席奏事。往往因言未能達。辭氣俱悖者。其於朕前尚然。何況臨下。意其失不過如此。今詢之知溫福剛愎躁妄。自以爲是。參贊以下。並不虛衷集議。即言亦不見聽。動輒盛氣凌人。以至衆皆解體。即如溫福於營中築碉卡。令軍士搬運木石。工作無時。人多疲乏。亦取怨之一端也。兵

多分乃少。攻勦翻鮮勝。溫福軍營兵衆幾二萬。乃以萬餘兵散列及千卡。兵本多而分之使少。遂致勢渙力單。盡歸無用。實爲失算。又每隔數日。卽派兵撲碉。不計地勢險易。攻勦之能制勝與否。驅令輕冒鎗石。惟藉以爲奏事塞責之具。每次士卒傷亡數十。而所殺賊。不及其半。以此兵心愈失。然事前實不能知其乖張若此也。每晚虛施礮。不惜火藥罄。是皆軍所忌。溫福蹈之併。以致賊邀隙。情渙羣逃。迸然此將半載。不知實我慘。自古信將帥。謗篋有弗證。既已付之權。豈宜設伺偵。孰謂致僨事。悔過徒慙怍。觀過或知仁。解嘲聊有詠。

過卜克達坂再疊前韻

己卯庚辰均嶺度。達坂。漢語謂嶺也。入圍出哨必途尋。己卯由此出哨。庚辰則入圍。向欣吉協三軍戢。茲盼貞符二豎擒。己卯過此。有貞符如卜克。願卽遞佳音之句。迴鑾未逾月。捷報卽至。西師之功逢藏。茲進勦兩金川。惟冀擒索諾木、僧格桑二逆豎。亦如前此之速。符吉語耳。欲苟容翻致徜德。不能已那惜勞心。兩逆均以內地土司。敢於負恩反噬。且於木果木軍營戕害將軍將領。實堪切齒。除聲罪致討之外。更無可言。而賊番等恃險抗拒。攻之亦殊不易。然又不能畏難中止。雖籌畫煩勞。所不惜也。減圍冀早山莊到。本擬於重九日迴蹕山莊。茲減省一圍。卽可早到一日。問聖母安並以此情令御前侍衛。馳驛先奏。驛騎封函預遞音。

冬至日南郊大祀禮成述事

躬承大禮陟壇圓。拾級攝齊卅八年。虔祀一陽迴黍谷。顒祈三捷定金川。險夷徒彼地利恃。曲直端茲天鑒懸。奠獻趨蹌幸蕆事。益惟惕若更欣然。

將軍阿桂、副將軍明亮、奏報攻獲賊碉戰勝各情形。詩以誌事。

討罪復仇重整師。羽林黑水簡熊羆。到齊甫報發征纛。自蜀欣看至捷旗。征勦兩金川以來。僅調派各省綠旗兵。而滿洲勁旅。於選定之後。因

溫福、阿桂奏止。迨未發往。以致事不足恃。茲整兵再進。宜籌萬全。因簡健銳。火器、兩營兵一千。並吉林、黑龍江兵各二千。按隊遄進。於十月中。俱已入川。昨阿桂奏派兵分路並進。於十月二十七日啓程。並與明亮相訂。均於二十九日同時進兵。收復小金川。而兩將軍西路兩朝據鄂什。阿桂在西路統兵。又派海蘭察、富興、成德、積福、成果等。馳馳函報捷。皆十一月朔日所奏也。同侍衛京。共為五路。領兵進勦。今奏廿九日子時。諸軍迅發。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福康安、福珠里。分路策應。是日即攻克資哩木拉斯抵普爾瑪阿喀木雅。東溝又斯達拉阿喀爾布里碩藏噶山梁色布色克美美卡東瑪色渠十一處碉卡。三十日攻克阿喀木雅山上大碉。直取木蘭壩。乘勢攻得鄂克什官寨。賊人遁入路頂宗。官兵乘銳進攻。以期即克。攻碉。時賊衆並悉力拒守。見官軍勇猛難禦。所至奔竄。我兵追擊。殲賊甚多。并俘獲生口二人。南軍連日克丹思。南路官兵。以明亮統德、奎林分領。明亮督兵策應。仍分三枝。為前後聲援。又令三保帶兵設伏。奉製賊勢。今奏於廿九夜半進兵。明亮即攻克得里。富德攻克河北喇嘛寺曰寨。繞出得里之前。會兵奮勇直取赤爾丹思。奎林亦攻克河南之得布甲。所至賊皆始拒終潰。勦戮二百餘。獲鎖仗火藥無算。那忘昨歲艱如彼。孰謂今番迅若茲。西路之阿喀木雅、美美卡、木蘭壩。皆地險碉堅。昨歲攻至半年之久始得。南路之得里等寨亦然。今乃於兩日間攻克之。實為迅速。攤拉易為原逆料。促浸如故尚遲疑。小金川。番語稱攤拉。而促浸則金川番名也。予向以攤拉降番。雖為怨望。而促浸翼賊。代攤拉守拒。主客之勢不同。斷難持久。收復小金川之尚易為力。早籌度及之。曾屢喻將軍等。今果如所料。至金川則險隘如前。於制勝之道。尚無把握。聞其賊酋色達爾。賊目丹巴沃雜爾。在美諸聚賊佔據。二賊皆索諸木所恃為主謀助惡。若能將二人設法擒獲。則賊黨剪除。勦平金川之機。可得十之六七。果爾。予心方為稍慰。惟仰賴上蒼嘉佑。並在將軍等之用力耳。衆兵鼓勇斯宜耳。諸將戒盈仍訓之。此次得勝之速。固由添派八旗精銳。勇往直前。緣營兵有所倚仗。亦皆效法知勉。是以所向克捷。但究覺得之太易。恐賊人狡計。讓我深入。賊或在後抄截。不可不防。官兵方乘勝深入。自不宜使知此意。惟當鼓其銳氣。奮勇成功。若領兵之將軍、參贊等。則不可因連勝稍存矜滿。必深體滿招損。謙受益之訓。慎之又慎。方能有濟。隨傳諭切戒之。並賜命兩路將軍、參贊。并查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交部議敘。其攻戰時傷亡兵卒。雖屬無多。亦令查明咨部議卹。

卹獎功施次第。莫遺無濫慎參差。佇當二豎成擒日。始得吾心略慰怡。

將軍阿桂奏報克復美諾詩以誌事。

收復小金原意料。似茲迅速不期中。收復小金川之易。予早逆料及之。茲據阿桂奏。官軍於十一月初一、二等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諸險隘。並攻得別思滿、兜烏、八卦碉。現已克復美諾。

駐守其地。計自廿九日進兵以來。不過五晝夜。即已集事。實不意其如此之速。詎因事順或滿志。尚以賊逃未愜衷。官軍攻勦碉卡時。有躍入碉牆。斬殪賊衆者。有賊正奔潰。追擊殲斃者。其墜仆厓壑之賊。更無算。並收獲礮位十餘。米百餘石。器仗乾糧亦多。惟小金川賊目七圖安都爾。聞官兵已上山梁。即棄美諾而去。自必仍竄入金川。渠魁未及就擒。實爲可惜。是以雖聞捷音。不以爲喜。並諭將軍等。勿以事順自滿。即宜乘勝速行。分路進勦促浸。以期制勝。此次出力將士。仍飭部議敘。

將績並教予優敘乘機還勵奏膚功先聲討逆軍威振諒彼遊魂計亦窮。

將軍阿桂奏報收復小金川全境。詩以誌事。

事之將難上峻山。事之將易下順水。旬日全定小金川。幅員五百有餘里。自十一月十四日。接阿桂美諾捷報後。十九日。復據奏海蘭察由別思滿一路。於初三日直壓帛噶爾角。克取岱都喇嘛寺。隨攻克布朗郭宗、底木達。獲糧約四千餘斛。其明亮等所勦之河北、河南各寨落。以次攻獲。廿三日。又據奏小金川授三等侍衛衡木塔爾報稱。大板昭、馬爾當、曾頭溝各寨番人。俱懇請投降。其汗牛各寨番民。亦各投順。並聲敘從前不敢賊附之語。自初一、二等日。攻取明郭宗各寨。至此收復小金川全境。僅及旬日。實爲迅速。其自美諾經底木達至大板昭。計程二百四五十里。而自美諾由南路至汗牛一帶。程途亦約略相同。迴思六月僨事時。猖獗賊亦迅若此。一朝失亦一朝得。天道好還原定理。整兵直進討促浸。雪嶺險滑仍如彼。擬欲持以久困之。復慮師老致委靡。賈勇及鋒而用壯。收復達拉之易。朕久意料及之。至進勦促浸。恐未能迅速集事。因諭阿桂等。訪覓妥捷之徑。分兵夾攻。或可易於得手。其功噶拉、當噶拉兩路。只可用爲牽製賊勢。若仍作爲正路。恐賊人抵禦如故。即或待以月日。持久困守。又恐師老志懈。自當乘此新勝銳氣。令其賈勇直前。及鋒而用。自爲事半功倍。一月三捷心焉企。我非黷武。願佳兵撻伐由來不得已。

元旦試筆甲午。

咸池浴影曙光鋪。元會共球萬國趨。恭己求甯撫六合。單心圖易奉三無。金猊馥郁祥烟裊。仙木駢羅瑞

色扶。恰值貴山來侍子。哈薩克汗阿卜賚。遣其子阿第勒蘇爾統入侍。即遣歸。仍厚賜之。便教九擽式鴻臚。寰宇增年髦與倪。休嘉砰隱迓鴻禔。萬幾雖曰歷歲久。一敬益惟勵日躋。敢譬乖衣若辰北。方廛籌筆在川西。佻正首祚陳初願。二豎成禽願莫稽。

命緩徵川省過兵各州縣明年錢糧。詩以誌事。

緩徵去歲逮今年。川省自用兵以來。雖停頓供億。絲毫不以累民。而輓送軍儲。不能不稍資民力。已節次降旨。將癸巳、甲午等年額賦分錢緩。佈澤新正無可蠲。賦稅預教寬乙未。茲以小金川全境收復。乘勝迅勦金川。不無尚煩閭閻輓運之力。因諭該督查明辦差州縣繁簡。將乙未年應徵錢糧。酌量分數緩徵。兵戈速願洗。金川王師討逆不得已。民莫思艱爲去聲。計全一體夷租並加惠。軍務經行之所。番民有認納夷賦銀米貢馬者。亦一體緩徵。載咨方伯善勸宣。

題元人春雷報喜圖

火珠樑曠雪瓊梅。爆竹香燃戲幼孩。乘震雷聲始東發。兆春喜信自西來。

同豫軒

步輦向南移。雲軒據月陂。於焉斯小憩。耐可引深思。在易雷出地。循名象玩辭。金川廛遠念。勦逆正行師。

祈穀禮成述事

咫尺皇穹顧諟瞻。元辰椒祀致精嚴。祈辛值酉留熟叶。卜日爲人來復占。樂具金聲還玉振。腥陳一熟與三燔。征番曲直惟昭鑒。奏凱顒希莫久淹。

人日悅心殿

新辛迴喜恰成人。退以詢安愛敬申。依例茲辰徹宴樂。是日遇忌辰。例不奏樂。無妨應節事遊巡。正希瓊島春陰好。已覺瑤軒淑氣聞。曰此悅心那易悅。西川捷報望來頻。

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四庫全書聯句。復得詩二首。

四庫輯書煥東壁。七言聯句聚西清。台衡乙乙都抽思。檢校彬彬亦署名。四庫全書總裁。既令檢與吟宴。並其總校之翰林三人。亦令至重華宮入宴和韻。曰穀恰欣逢任養。是日壬戌。任養於壬。更符入穀祥占月干更適建文明。正月建丙寅。明炳於丙。文明之象也。漫言嘉會斯和樂。心在金川願洗兵。

瑯嬛祕籍歷增多。從事讕言覺太過。瑯嬛記載張華嘗爲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內書蓋有之。若二十年外。固已盡讀之矣。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有門。引入一室。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一室曰。萬國志也。惟有一室。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曰此玉京諸祕籍。二犬。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華欲貫仕數十日。其人曰。此瑯嬛福地。豈可貫耶云云。古今書籍。即在人間者。豈能讀遍。華所言未免過誇。不必石室祕藏。始足證其妄也。史乘書倉屏忌諱。初下採訪遺書之旨。應者寥寥。意必督撫中疑有忌諱。干礙字面。預存寧略毋濫之見。以致觀望不前。因復諭各省。以既下詔訪求遺籍。豈有尋摘瑕疵。罪及敝藏家之理。令各明切曉諭。釋其疑畏。於是天下之書。皆踴躍呈獻。稗官雜識概蒐羅。要拈摛藻先膽繕。御花園摛藻堂中。本就大內所有書籍。分四庫貯之。曾有詩云。芸篇貯萬卷。牙籤分四部云云。茲命于敏中。王際華。於全書中擇其尤精者。別爲薈要。與全書一體繕錄。仍按四庫陳弆堂中。典數上。開元廣勘磨。著作酬他業勤肇。施行愧我政如何。

新正恭奉皇太后幸御園之作

撰辰曉出鳳城垣。煙市鐙棚景物繁。甲午今年新甲子。是日甲子。春輿此日駐春園。璇霄瑞氣霏銀粟。彤雲密布。已霏稷雪。金盼優渥不停。姬室徽音奉壽萱。吉旦王師茲進勦。阿桂等奏各路將軍。俱定期約正月初十日。分道進兵。會勦金川。今日正當師征吉期。而雪霰應占。天龍送喜。佇聞捷奏。月聞三捷籲天恩。

夜雪正月初十日。

入夕依然灑細霙。或疎或密最關情。三重暖閣安能寐。一夜祥花問到明。曉起鋪庭餘二寸。遙思遍野潤新正。願移玉壘茲優渥。是日適當軍營進兵會勦之期。而嘉雪恰慰盼望。番境多雪。惟昨冬晴暖勝常。願移彼之多優。霑於此處。則軍務農田。兩得其益。均賴上蒼嘉佑耳。繾彼王師適進征。

無盡意軒對雪作歌

春山偶問有餘清。文軒恰坐無盡意。經冬望澤不甯心。詰晨對雪忽滿志。攢團豎灑復橫排。昆明湖水面前開。入波玉輿練紋合。亦有凍者鏡光揩。玉泉咫尺乃不見。汗漫模糊連一片。倏然露出兩鍼尖。霏勢略停堵影現。既停復霈變幻奇。白銀世界遊迷離。在茲眞佳多益善。悠乎心繾金川師。一時莫定愁與喜。無盡意哉有若此。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御園前殿集簪紳。翼日芳筵例合因。同此深心惜未雪。詎甯悅目賞新春。掞牋應是兼規頌。在簾還聽奏

翕純。漫道不經傳俗節。由來生計爲農民。

司天應爲惜華節。舉首今宵月始圓。昨雖上元。而蠟書於十六日方值望故云。弗卜夜臨申讌啓。歷多年率未燈燃。甘醪羽爵甯須再。庶品蚌盤漫笑前。雖是同堂斯愷樂。良臣進勦正心懸。阿桂等奏各路將軍。俱定期於正月初十日進兵。會勦金川。計連日正當得勝深入之期。盼望捷音甚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四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三

詩三十三首

聞兩路軍營攻得要隘信至。詩以誌事。甲午。

兩路馳軍報。一朝達喜音。明亮以正月十一日在馬尼報捷。阿桂以正月十二日在谷噶報捷。俱於二十三日奏到。谷噶讀作平聲。既罕入。阿桂等奏於正月初十日子時。派兵搶過谷噶丫口。佔其山梁三四處。連得碉卡。已入賊境一百餘里。馬尼去聲。並深侵。明亮奏初十日丑時進攻馬尼之前。攻得碉卡。殺賊二十七人。賊目一人。富德截出馬尼之後。攻克碰口二碉。搶奪木城。殺賊三十餘。和隆武於卡卡腳亦攻得二碉。與明亮兵合。而對河之德赫布。亦攻得賊寨四十餘處。馬尼中山梁五碉諸賊悉潰。奎林以皮船渡至博堵。亦得其木城二座。雪冒如平。蔡海闌察等所統官兵。自谷噶山梁丫口復行下溝。風雪大作。官兵穿林越險。奮勇直前。轉戰二十餘里。五更後。又復大雪。官兵轉乘雪霧迷漫。直抵碉根。除黑夜殲斃賊人不計外。共殺賊三十餘。火騰卜尅金。明亮進攻拉窠。克石卡五。官兵不避危險。蜂擁而上。於西面挖開石腳。拋擲火彈。復於東南角舉蔴牌掩蔽穴地。實以火藥。地雷轟發。碉牆隨坍。賊大半壓死。餘亦皆殲斃。旗兵眞識義。屯卒亦輸忱。此次官兵攻碉。接仗。倍爲出力。皆由八旗勁旅。奮勇先登。紮營觀感激勵。並效法恐後。而土兵練。亦各踴躍用命。奮勉成敵愾。么麽期就禽。詎甯靳重賞。在事出力之滿、漢、屯土各兵。俱加賞一月錢糧。並令將軍等齊明分給。甯濫毋遺。實用勵同心。崇領彼矢據。先是海闌察等。於初九日辰時。即在谷噶山梁丫口下埋伏。賊人並未知覺。至酉時。見丫口下有賊五人。海闌察追擊之。鎗殪其一。餘皆竄逸。恐其至賊營送信。因議於喇穆喇穆橫嶺外分路進攻。佔其左右山梁。及相近之僞巴拉克山峯。額森特亦據嶺東之右依谷山梁。海闌察又佔最高之登古山梁。賊於此等要隘。並未預爲守禦。今大兵皆入丫口。賊已自失其險矣。窮巢我可尋。雖然宜戒滿。籌筆倍生欽。兩路官軍。所向克捷。實賴上蒼嘉護。余惟益凜滿盈之戒。以欽承眷佑耳。

綿雨二月朔日。

還日軍書特繾念。醒眠問遍五更鐘。晚陰惟望雲共落。中夜何期雨乃逢。所惜甘膏力徐淡。遂處噫氣勢方濃。雖然未至興農候。預爲籌農憂每憧。

仲春御園即事

還宮言出御園常。旬日韶光頓爾昌。風坼埭頭桃蕾紫。暖侵階齒菜花黃。繖張已覺嫌曦烘。去聲舟泛甯須鑿凍忙。如此佳時如此處。問軍書那問春芳。

副將軍明亮等奏報攻克卡卡角山梁詩以誌事。

玉壘霾叢境。跬步皆奇險。番賊所恃茲。急切未易掩。馬尼既奪砦。明亮於正月初十日進兵。即攻克馬尼垤口。奪碉礮賊。軍聲大振。尋進攻卡卡角。賊人據守木谿。明亮於十九日子時。派令將領督兵分勦。時有預伏哨壁下之空。藍翎興善保、守備田藍玉。乘夜漏未盡。率吉林、索倫勁卒。於萬難容足處。駕空迹絕而行。比黎明。興善保、田藍玉等。已立於山頂。官兵皆接踵而上。賊見我兵從山峯石空中截出。皆驚懼失措。而山梁碉內諸賊。咸望風潰。餘皆奔竄。統計殺賊五六十餘。盡得木谿碉寨。我軍鼓勇敢層層直逼進。木谿亦隨陷。叶。而何卡卡角當前險倍儼。三面設計攻。一線穿棧巉。先是攻得木谿。令官兵暫爲休息。明亮等隨相度形勢。於二十四日。派兵兩路。於正面西面仰攻。明知賊所防備。用以牽綴。別派兵一千。繞過山後。截出東面。進攻。使賊三面受敵。以期得手。時東面溝內。碉寨櫛比。我兵攔阻在內。復派巴圖魯拉布棟阿等。帶兵策應。合爲一處。雖將溝內碉寨。或焚或奪。然進退皆爲地勢所限。而正面西面官兵。亦以處險未能寸進。相持至兩日兩夜。察西面山麓絕壁中。微有攀陟可上之徑。興善保、田藍玉。即選健兵五百。超越先登。豈意賊設伏火器潛來犯。火熄技難施。狡寇驚破膽。喙駭竄嚴穴。追擊多禽斬。廿六日黎明。興善保等將陟山頂。忽有賊數十。於峯下突出排鎗。欲犯我兵。而鎗藥皆不燃。賊即驚竄。我兵因得直薄其前。揮刀驅殺。而賊人正面山嘴礮位。亦隨火炸裂。三面官兵。聞聲相應。勇氣百倍。共

殺賊六十餘。而山寨逸出之賊。於山梁相遇。我兵又截殺其半。盡佑卡卡角賊寨。此皆賴上蒼嘉佑。神力默助所致。朕惟倍深寅畏。並勗將軍等益知感敬。迅望集勳。其奮勉出衆之輿善保、田藍玉。前既賞以巴圖魯號。茲復授輿善保四等侍衛、田藍玉都司。以示獎勵。遂得成奇功。覽奏額手感斯誠天默佑。何修彌自慊。佇待取馬邦。由卡卡角而前。地名庚額特。其西山勢壁立。正面山脚直插河流。惟山半羊腸。一線可通。有兩石卡阻。路後復護以大碉。土人云。是促浸南路第一緊要門戶。明亮賊等擬用大礮轟擊。可望計日克捷。過此則爲馬邦。再進則爲噶喇依賊巢。惟冀仰邀天貺。掃蕩金川。速奏大捷。賊巢近可撼。助順而禍淫。昭昭懸上覽。耆定速戢戈。蒼生樂恬憺。

肩輿迴御園四絕句

山前山右小遨遊。漏下曾無廿刻留。略騁目吟十餘首。春光亦足曰相酬。

一枝紅杏傍溪開。訝似寒山別墅梅。分付兩峯穹塔影。暮春待我或重來。

寓意由來貴弗留。更無須下玉河舟。玉泉爲水源。自玉河至昆明湖。乃乘流而下。青龍橋畔麥塍接。已見新秧翠欲流。

馳驛遊山是我常。山靈應笑我何忙。肩輿往卽肩輿返。爲去聲。切軍營問驛章。

卽事

卽事書懷趁幾暇。箇間春色方穠姹。益之蒼松與怪石。繁麗偏饒古風化。古風萬切祇如斯。繁麗無過一時乍。岡環溪抱不易窮。止止弗入深盤中。門前驛或遞軍報。誤我半刻籌軍容。十日之遙。各路將軍馳奏軍報。皆須十餘日始達。近日官軍進勦。得其險要。卽可深入。以此盼望捷音尤切。豈爭半刻。而我心方待已迫。以己度人情可測。

迴蹕詣暢春園恭問皇太后安卽景成什。

寅牌夙駕到惟辰趨請安怡詣暢春虔肅祝年永期萬往來數上聲日甫逾旬香山遊豫諭云樂盤谷瞻懷念以申祇待軍營鴻捷報尚塵慈顧問承頻

御園暮春遣悶

仲春啓蹕暮春迴十日韶光瞥眼纔綠水青山疑畫展新黃繁鶯迎去聲人開臨池撫帖三倉衍棄暇翻書四庫裁之二者猶略遣悶悶因亟望捷音來阿桂昨奏一二日內即覓路進攻計廿四、五日當有大捷是以連日盼望喜音尤切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羅博瓦山碉痛殲賊衆相機進勦詩以誌事

羅博瓦最高四峯互圍擁危石銷巖岈冰巖滑龍嵸賊緊要門戶死守弗開空然勢在必取將軍申戒董八旗子弟兵其中多將種心既堅忠義力倍加拳勇偏伍與彌縫部署勞洞洞阿桂奏羅博瓦山最關緊要此一路必當竭力始得建瓴之勢因於廿三日派海蘭察等統兵九百名攻第二第三山峯中間丫口以截斷賊人歸路又令額森特烏什哈達帶兵在後續進海祿保甯之兵又繼之普爾普仍攻羅博瓦之前山峯福康安攻喇穆喇穆大碉又令特成額成德等由左邊山溝潛進以牽賊勢夜發曉將及賊聚拒衝湧據高直下擣我師屹弗動待其近至前持滿無不中叶綠旗及十練激勵均躍踴履險如席平騰高擬鳥獲刀予短兵接賊敗不旋踵隴種奔案角棍跟逃穴孔兩日尅八碉廿六卡獲冗賊巢斯已近一鼓期收總廿三日三更傳令軍士進發將及黎明官兵分爲五路各自爬越而登賊先已知覺即攢聚禦賊往下直衝勢甚兇猛官兵內雖有被石滾傷之人並不稍爲移動俟賊人衝近持滿而發無不應弦即倒既近則刀矛短接傷斃亦多賊人勢不能支始行敗退官兵上緊追殺直上山梁賊衆除殺死外并有抱頭滾落崖下箐中者海蘭察一面佔據丫口碉卡一面往搶三四峯及峯下一岡碉卡盡行攻克普爾普督兵攻打兩夜意氣騰上攻開碉座統計殲賊二百餘促浸頭人二名攻克大碉八座大小二十六卡搶獲礮位、火藥、鉛丸甚多距遜格爾宗不過五六里飭瞰賊人碉寨竟可直下冲陷擬從羅博

瓦對面山梁發兵。截斷其後。賊自不攻自潰。長驅直入。更爲得辦。阿桂調度有方。諸將領亦奮勉出力。然予更有因晉阿桂太子太保。海蘭察授內大臣。普爾普、額森特授散秩大臣。並賞荷包有差。佟侯功成懋賞。

思好生承天寵。逸德玉石焚。佳兵誠宜奉。渠魁所弗赦。脅從實懵懂。曉之令歸命。倒戈或陰拱。官兵殺賊甚多。賊必心生畏懼。然殲戮太多。朕心有所不忍。因諭將軍等。及賊番驚怯之時。開誠曉諭。以此事由於逆酋之負恩反噬。罪在不赦。與諸番無涉。番衆中如有能設法擒獲索諾木。及莎羅奔兄弟。並其姑阿青、頭人丹巴沃雜爾等至軍門來獻者。奏聞另加賞錄。若能棄逆投降者。亦可貸其一死。各予安插。諸番如果明於順逆禍福。自求可生之機。既覺事半功倍。且可免致玉石俱焚。方合朕好生之心耳。誅殺既弗亟。成功庶速鞏。寄諭相咨諏。慎事惟虔竦。

自得軒有會

仲尼示三戒。各自有其時。余雖不言老。於得可弗思。然正未能免。故可申言之。貴居九重高。富有四海彌。何求而弗得。又何得之期。熙績在百工。難得賢良資。足食惟三農。難得雨暘宜。二者佛仔肩。耄耋所弗辭。即今不得已。爰有金川師。進勦在旦夕。難得紅旗馳。是皆亟欲得。奚能戒以離。聖言無不該。豈我獨異施。祖禹訓養志。或同彼所爲。

四月朔日齋居

三春倏已過。孟夏又來臨。所幸霑膏雨。無能惜寸陰。遷居有常例。大齋。於宮內齋宮居信宿。預日詣壇。變食爲清心。政簡雖餘暇。仍勞盼捷音。我師臨賊巢甚近。益切望捷音之至。

詠題壁玉蝶賜將軍阿桂

闓體誠資挽六鈞。玉工琢作刻崖人。漫嗤沙苑詩無謂。用方岳秋崖事。可識浯溪筆有神。臂病多年疎射鵠。心塵邇日望書麟。良球等度奚相稱。合賜燕然勒績臣。

養心殿晚坐

不雨時正熱。銅龍赫日炳。宮牆高數仞。糊頰光益炯。然亦有權便。朵殿坐深靚。紗疏閉弗支。炎氣難爲梗。翻書研道精。摘句消漏永。因懷居易詩。自然涼足領。忽復問軍隨。笑我安能靜。

長河泛舟入昆明湖至廓如亭登陸沿途攬景襍詠。

樂善園中小憩遲。晚涼仍便進舟宜。岸楊初聽新蜩響。萬物由來不讓時。

一牐高低兩水闌。精藍萬壽枕河干。廣源牐在萬壽寺東。限水之高低。朱衣僧自門前跪。點到知伊著語難。僧以賜裘爲榮。其不得賜者。率製朱衣。以自別於衆。殊覺可笑。點。即不到。亦口頭禪語也。

長春橋北建營房。火器營兵駐以常。藝習居安兼惠下。多需內帑定何妨。於長春橋北。度地建營房。選火器營兵居之。兼關教場。爲演習之所。既得相聚肄武。且得安其家室。實爲兩便。雖多費。亦所不靳也。

繡漪橋進即昆明。倒影樓臺縱復橫。亭到廓如更遵陸。御園籌筆諭軍情。今長阿桂等奏報軍營事宜。已隨時批答。迴御園後。仍須籌畫諭示。

遣悶

擬詞遣悶。實覺悶艱遣。昨近屢作雲。率被終風卷。今朝雲既無。風亦爲之緩。似此何日雨。釋我愁纂纂。

況復接軍書。阻雨計難展。自克羅博瓦。阿桂攻克羅博瓦碉卡。已扼促浸門戶。因於喇穆喇穆逼近駐營。爲進取計。門戶據初限。對面突起峯。更有賊碉繕。叶。喇穆喇穆岡。排柵守巉巖。其下曰則口格魯瓦角悍。叶。是皆近賊巢。圍。勒烏抵死守根本。賊人以格魯瓦角乃彼中要隘。恐爲官軍襲取。根本一失。則賊無所憑。因紮寨拒守。井間脫出賊番。供彌莎羅奔兄弟。及其頭人丹巴沃禮爾。皆案集於此。六路分進兵。調撥王臣蹇。阿桂以羅博瓦相對山梁。賊寨難以仰攻。而日則丫口。實爲險要。因派兵六路。海蘭察由羅博瓦下溝。攻取對面突起碉卡。如攻得。即一面分兵搶占日則。額森特由海子斜上。直取喇穆喇穆峯上第一大碉。即分兵下壓。爲海蘭察接應。普爾普由莫斯滿了口進攻石城。即夾攻喇穆喇穆峯上第一大碉。彰謙進攻小口第二第三大碉。保寧進攻山腿上第四大碉。烏什哈達等由羅博瓦下攻賊木城。牽綴使其不能分顧。福康安、海祿、成德。則皆爲策應之兵。調度頗中機要。然需數日晴。鼓勇鯨鯢剪。而何逮一月雨多晴乃鮮。分撥既定。只俟連晴數日。即可克日進攻。乃四旬以來。雨雪多而晴霽少。官兵不便令其衝泥履滑。我滿州勁旅。急欲奮勇直前。阻於無可施展。人皆憤勵。日朗濘陽坡。氣寒凍陰巘。刺手致尼步。坐視賊不遠。按圖而計。阿桂軍營。距勒烏圖賊巢不遠。是此一路。實有可進之機。因命新調滇、黔、兵五千。馳赴阿桂軍營。助其聲勢。俾益迅速集事。三軍同敵愾。蓄癢徒憤懣。以彼移乎此。軍營久雨少晴。京畿久晴少雨。若今兩地陰晴相易。則彼此各得其用。惟願上蒼黔佑。適如所願耳。易地則皆善。望之弗能得。鬱陶惟愧赧。

石槽行宮晚坐

蓮漏延清晝。槐風送晚涼。剛因籌筆罷。是日阿桂、富勒渾等。奏報籌辦軍營事宜。傳諭旨示之。復以淡牋忙。一室孰今昔。三幡泯幻常。北山雲密佈。庶雨望徬徨。

至避暑山莊作

廣仁嶺名。去歲雨憑輿。策馬平明此過諸。利穡霑膏還憶彼。去歲關內春夏雨甚佳。關外四五月間略缺澤。五月十四至山莊日。始優霑。今歲則關外之澤。乃勝關內也

習勞示衆每廑予。青山綠水眞佳處。奧室敞軒各灑如。所愧昔年臨此者。依然午夜問軍書。

聞京師得雨誌慰

喜近於驕慰近欽。欽哉切切水銘心。此而渥霽幸逢昨。彼亦霑霖報到今。廿二日。熱河得雨深透。今留京辦事王、大臣。及順天府奏至。京城亦於是日自未至酉。密雨霑透。晚田得以及時翻種。爲之欣慰。謝雨祠官力澤啓。禮部以二十日雨已三寸餘。尚在方澤。七日之內。例應報祭。因遣裕親王恭代行禮。望秋農父大田臨。百憂都以消嘉貺。一意惟應盼捷音。前此以盼雨盼捷兩事。交縈於懷。今甘霖優渥。已愜所願。惟專望阿桂捷音耳。

甯靜齋

魯論幼曾讀。弗忘山水樂。芸齋山水間。清泠帶蒨峭。不息性甯深。恆峙體靜奧。適合武侯言。原從吾所好。設更譬致遠。捷望金川報。

陣雨五月廿八日。

邇來每作雨。雨實弗致多。濯枝復潤葉。旋卽放晴和。今晚山雲重。陣雨落霧霑。前墀立積水。接上銀竹羅。固知涸可待。却慮漲潮河。夏漲亦其常。虞滯軍報過。進勦正斯時。捷音日延賴。

初伏六月八日。

一日復一日。北至臨三庚。上伏值斯辰。午熱信有徵。熱卽蒸爲雨。所幸雨而晴。山莊稱避暑。過雨涼爽生。對時思育物。未秋祝西成。那采六色芝。虛傳八葉蓂。遙遙金川師。佇望駐紅旌。

晴

傍曉雲容散。逮辰日色晶。雨收猶潤重。風度覺涼輕。荷瀉珠光閃。蘭翻玉影明。籌農心略慰。祇剩繾軍清。

策馬

策馬出石城。閱隄兼閱稼。雖日勅幾政。山莊究多暇。外庭弗相見。非美慙且怕。所以間去聲數朝。沿攬必命駕。誰知三五宿。田功殊又乍。此地不種稻。黍高而蕎下。叶一律芃綠雲。極目鮮隙罅。濃露潤苗穗。爽風翻穲稏。邇來幸時若。晴晝雨或夜。亦無異漲落。諸事胥妥迓。祇渴望捷音。耆定武功罷。

軍郵

軍郵今日來。報克色淜普。羅博瓦捷後。兩月餘阻雨。雖定六路攻。曾未寸步舉。先是阿桂擬分兵六路。由羅博瓦下溝。攻取對面突起碉卡。搶佔日則丁口。並攻喇穆喇穆峯上大碉。以番地雨雪久不止。我軍未能即進。邇來略放晴。我軍勇倍賈。門戶既已近。賊人防益固。叶山脊築三碉。左右更夾輔。進退兩維谷。決策在破釜。期得而後往。將軍計非鹵。分投各衙枚。一呼發萬弩。羅博瓦岡下地名色淜普。賊於山梁中連列三碉。復於兩旁坡墩各築大碉。右一左二。與中互爲援應。時因久不進攻。官軍蓄銳勵勇。思一展試。會連日晴霽。先派海闊察等。統兵攻中路。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各統兵攻其左右。福康安等爲後應。十二日丑刻月黑後。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董率各兵。分隊銜枚潛往設伏。先令普爾普等。攻撲喇穆喇穆各碉。以分賊人之力。其右麓並令成德等作勢牽綴。普爾普等直上連搶兩大石卡。賊方合力抗拒。海闊察等已直抵第一碉根。賊因碉半爲礮所摧。於下截堆木爲禦。官兵即就木堆躍而上。毀其碉牆。拋入火彈。賊見官兵四面圍攻。固守不出。乃派索倫兵預伏其旁。開圍一面誘之。賊果竄入碉中。官兵控弦以待。射殪過半。餘亦負箭而遁。其第二、三碉。賊雖悉力死拒。官兵亦皆躍上碉頂。毀門克之。殲賊殆盡。其左右兩坡之碉。並先後攻克。殺賊與中路略同。復克其向西山麓之碉。翌日又克其向南山麓之碉。是役也。統計攻獲戰碉十一。平碉四十。礮五。火藥、鉛丸、鳥鎗、刀矛、口糧無算。殺賊二

百餘。割首級三十九。耳記五。瘡其大頭人達什側妄。即索諾木令在此路領兵者。又斃其次頭人巴克多綽窩恩達爾結二名。捉得生口六。皆訊供以聞。人人自爲戰。上下力各努。踔碉如履平。礮石中鼓舞。觀之心惻然。喜極淚欲墮。叶。得戰碉十一。平碉四十許。殺賊二百餘。器械獲無數。殲其大頭人。率醜守碉者。叶。蓋自用兵來。斬獲斯爲巨。臨遜克爾宗。勒圍近堪覩。賞卹所弗惜。用兵以來。克碉斬獲之多。無有及此次者。因敕部錄敘。並解親佩鏢囊。賜將軍參贊。以示寵異。其領隊大臣之出色者。如海蘭察等六人。亦賞官用鏢囊各一。嘉許難形語。佇待馳紅旗。崇捷耆定武。

杜甫詩有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句。爲和嚴武軍城早秋作。注之者謂滴博、蓬婆、西山地名。或云滴博、西山城名。蓬婆、吐蕃城名。或又於滴博下、注雲嶺在維州。至何以謂之滴博、蓬婆。則未詳其義。按武爲劍南節度使。以廣德二年。連破吐蕃。詩正作於此時。今維州橋在汶川。其外即番境。諸番、即吐番種類。向聞促浸逆酋。有欲佔維州橋之語。并聞其地以此語造爲歌曲。流傳已久。則唐時或曾占維州境。亦未可知。故云已收滴博也。又今以維州以外爲西路。與嚴武所稱西山亦合。惟滴博、蓬婆。以內地字義解之。輒不得其說。考番語、即唐古特語。唐古特謂樓曰丟（丁羞切）烏。今地名亦有訛稱兜烏者。丟烏、急讀即爲碉。故今以番人所居之樓爲碉。其實碉於字書爲石室。兼樓稱之義始全。但言碉者。猶從番語耳。又唐古特閉頭巴字。亦讀作斡。視其語所應用者而分之。或當時有粗識番字。不解字義之人。讀斡爲巴丟。巴再轉遂爲滴博。亦猶元姓却特。誤爲奇渥溫。由粗識蒙古字形之人。妄爲離合。因至傳訛耳。又蓬婆亦唐古特語。朋博之轉。朋博者。堆昇之謂。今之色淜普爲賊番就堆昇築碉之所。則

淜普當即朋博之訛。色蓋色爾。番語所謂金也。茲因紀色淜普之捷。考訂如右。

夜雨七月初二日

五更忽聽簷泉流。葛衾涼峭清夢遒。不雷不電甚醞藉。或徐或疾眞優游。繼膏益潤利稼穡。纔希渥霈望外酬。軍營況復報捷近。自審增懼吾何修。

將軍阿桂奏報大兵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則丫口。詩以誌事。

色淜普克固可進。喇穆喇穆轉在後。山梁上有賊戰碉。直進仍虞彼掣肘。我兵相勢分營圍。而匪聚徒亦嚴守。惟彼峯尖兩大碉。肋崖如削猿難走。以故賊不甚隄防。得此斯爲踞其首。搤吭拊背則無難。搗虛抵隙或壩取。分兵路路各進攻。阿桂奏。自克色淜普以來。賊知我兵注意在彼。守禦益密。因細加體察。喇穆喇穆一帶山梁各碉。其東附近登古丫口者。醜徒聚守最戲。其南近薩斯甲尺溝者。亦爲堅固。惟西迤峯巒突起。兩大碉居山絕頂。兩旁坡崖如削。北面山勢更陡。賊度官兵不能往擄。若能佔此山巔。已斷其後路。勢必俱成瓦解。可收搗虛抵隙之功。即於廿二日晚。令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分兩路攻色淜普南面山岡賊碉。福康安帶兵接應。又令普爾普、海祿等。進攻喇穆喇穆山梁東邊之碉。保寧、彰寶等。攻其以次賊碉。並令成德、特成額、六十六等。亦於左邊進攻。海蘭察、官達色、泰斐英阿、格勒爾德等。直取絕頂兩大碉。於滿洲、吉林、索倫及綠營屯土各兵內。選至勇至健兵六百餘。分隊潛上。別選精銳登峰嶁。峭壁直上千仞高。以頂繼踵翼爲手。須臾遂克兩戰碉。賊衆盡殲無一漏。叶。其餘各碉雖力拒。我圍益堅魚在罾。賊知難拒盡棄遁。我兵追戮多僵仆。叶。廿三日寅刻。額森特等見海蘭察兵已抵賊碉下。督兵趨起。越過三道深濠。箭疊多賊。其普爾普等所攻第一賊碉。官兵直冒鎗石。拋擲火彈。刨挖碉根。賊窘迫出碉。官兵鎗箭齊發。斃賊甚衆。並射中紅衣賊目胸背。帶箭而竄。成德等將護碉木卡。儘力攻開。連克石卡四座。惟時海蘭察所帶各兵。先於半夜月出之前。掩藏火繩。屏息魚貫由石壁陡滑處緣上。前人之踵。幾及後人之頂。以手引手。蟻附前進。預伏碉旁。黎明。一踴而登。直上東峯碉頂。毀門闖入。盡殲賊衆。即撲進西峯尾碉圍攻。奮力勦殺無遺。並焚其

下兩木城。賊隨燬滅。成德、普爾普、保寧等。冒雨攻圍山梁之碉。徹夜無倦。賊竄碉遁。廿五日早。大霧迷漫之際。海蘭察等復從山梁尾碉。乘勢掩殺西南兩山岡碉卡。官兵勝後。勇氣倍增。並攻克日則丫口各碉卡。殲戮多賊。是役也。攻得賊碉三十六。木城五。石卡五十餘。平碉百。殺賊數百餘。生擒二。獲馬騾十一。鎗一。鎗仗、口食無算。喇穆喇穆山梁。爲此路賊人第一要隘。而日則丫口。亦勒烏圍要路。將士攀援超越。奮不顧身。雖雨夜霧晨。彌加勇往。而海蘭察不避艱險。每攻必克。尤爲勇將。亦由將軍等調度有方。因勅部優敘。并賞兵丁等一月糧。並傳諭獎勵。以待底績策勳。乘勝勇氣百倍增。並即克日則丫口是役諸將皆用力。而海蘭察功最右。相機取遜克爾宗。佇待捷音奏囊剖。

副將軍明亮奏攻克宜喜達爾圖山梁。已據要隘。籌進取賊巢。詩以誌事。

宜喜達爾圖賊之北門戶。攻已一歲餘。曾未進數武。所以豐昇額改圖易西路。叶。達爾圖山梁。爲宜喜要隘。賊人守禦極嚴。昨歲豐昇額統兵在彼。同舒常攻打。經年未能寸進。因移兵凱立葉。明亮進正地。復以遇險阻。亦欲往西路。已謂議可許。明亮自紱無可進之路。遂就阿桂軍營。兩將軍並爲一路。斯噶爾一路。堅碉林立。箐密布寨。分兵七千。移攻正地。及遣人偵探黃草坪一路。直進二十餘里。不見賊踪。山深。難於急進。且恐墮賊詭計。亦請移赴凱立葉協勦。或聽阿桂就近調取。以所奏頗爲近理。遂嘉許之。阿桂令其迴牽綫由宜喜。叶。阿桂聞明亮欲往西路之信。謂西路已無藉添兵。應籌牽綴之法。使賊勢分而力弱。乃飛札明亮。令赴宜喜酌勦。明亮軍次木池。得阿桂札。即馳往宜喜。而綽斯甲布土司等。亦誠懇明亮在彼統兵。明亮因駕馭鼓勵。土司共知奮勇自效。然其地有鑒於上年之難進。未能信其爲策之善也。昨接阿桂奏攻碉進丫口。叶。即日則丫口也。晴明望宜喜。賊碉毀弗覩。但見我軍營。列據山梁處。疑信尚未定。今朝奏囊剖。叶。分攻彼七碉。奮勇齊並舉。一時皆即克。兼得格勒古。昨阿桂於日則丫口軍營奏。初六日清晨。雲開日出之後。遙望達爾圖山梁。賊碉俱已不見。但見官兵營盤七座。知明亮已得手云云。雖喜且盼。未敢遽信也。十八日早。明亮奏達爾圖山梁橫亘數里。其中節尤要。賊於此連築七碉。非分攻不能得利。因派奎林等攻第一、第二兩碉。和隆武等攻第三碉。三保等攻第四碉。珠爾格德等攻第五碉。科瑪等攻第六碉。噶塔布等攻第七碉。每起帶兵六七百名。不等。復派馬彪、舒景安、都爾嘉等。各帶兵策應。其俄坡、格勒古。則令都司崔文傑等。帶領綽斯甲布土兵三千往攻。初四日黎明前。各將領分路並進。維時大雨如注。官兵冒雨直進。勇氣百倍。和隆武先攻得第三碉。餘皆以次而克。殲賊二百餘。獻首級者廿一。耳記三十七。其俄坡、格勒古。亦俱攻得。適

將所有碉卡拆毀。安設營壘。阿桂所奏望見情形。適相合矣。與惟餘第四碉。勵衆期必取。明亮等通計。得戕碉十五座。平房廿六間。大礮六。鎗矛。食物無算。生擒大頭人一。散番八。惟餘東北山口第四碉未克。然其勢已孤。現今設法攻取。一經攻克。即可乘席捲之勢。與阿桂合兵擣擊。以伸衆忿。成功神且速。嘉勞去聲。難盡語。而實賴天佑。助順默相輔。賊巢已逼近。螳臂應難禦。諸臣既同心和則力共努。明亮奏至。降旨交部優敘。在事出力兵丁。各賞一月糧。將軍等如此同心協力。深所嘉許。和能成事。計日盼捷音之至。定功膺茂褒。捷音日夜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五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四

詩三十七首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該布達什諾大木城及色淵普下各碉并焚燒格魯瓦角寨落詩以誌事甲午

制勝出奇資帥略。克碉殲賊不崇朝。阿桂奏該布達什諾賊人木城。最爲扼要。若從彼繞出。即斷其從路。不得不爲冒險出奇之計。隨派海蘭察等。分路繞截攻打。十七日寅刻。各帶兵潛進。比黎明。海蘭察已繞過箐林、搶佔木城後山腿之上。派兵焚其附近寨落。殲其番衆。賊見事勢危急。悉衆來援。捨死格鬬。我滿洲、索倫兵。鎗箭齊發。殲賊無數。並射其兩頭人。官兵箭枝將盡。遂暫徹回。額森特見賊人寨落烟起。知海蘭察已經繞出。則色淵普右山溝下。備禦必疎。遂超越巉道濫塗。且戰且行。直踞色淵普山梁。亦焚其下附近寨落。十八日復派各路帶兵分攻。訂於十九日子刻。同時並起。官兵乘勢分進。折柵上碉。勇皆百倍。富興、福康安、成德等。各將木城碉卡攻克。海蘭察於山後射斃多賊。額森特亦循山梁直下。均各攻奪賊寨。立時焚燬。此皆色淵普下格魯瓦角地也。計克戰碉二十三。木城九。石卡六十餘。焚燬寨落七十餘。碉房數百。殲賊男婦老幼三四百。所獲軍械糧畜無算。

三軍敵氣誠均篤。二將宣猷績獨超。此次攻碉殺賊。在事將領弁兵。無不奮勇出力。而海蘭察、額森特。尤爲勇略超羣。除諭部優敘外。仍加賞海蘭察超勇巴圖魯、額森特奮勇巴圖魯號。以旌異之。

事逮半功將逮倍。勇宜鼓志不宜驕。現今大軍將成。諸事尤宜全善。三軍乘勝深入。自皆鼓勇直前。然不可因此稍涉矜驕。以致志得意滿。略有疎懈。並傳諭切誡之。

勗哉佇金紅旗報。紫閣重開姓氏標。平定西陲凱旋時。曾繪功臣象於紫光閣。其立勳著績者五十人。親爲之贊。餘五十人。亦命儒臣擬撰贊詞書之。並紀殊績。今平定金川。原係內地土司。雖非若西師之拓地開疆可比。而將士攻堅力戰之績。則較西師更多。將來功成凱宴。亦欲倣西師之例。圖形紫光閣。以昭茂典。

中秋即事

輿州桂節常欣度。比似皇都致不同。尺五泬濛喜天近。平分淵魄正秋中。吳仙修處葉全綠。周子愛時花尚紅。山莊仲秋月。荷花尚開。雖以苑內有溫泉之故。然荷桂同時。亦風景之特勝者。物意人情多浹洽。祇餘翹盼蔵鴻功。

山莊深秋即景

昨日門前送鳳幨。後程因致小留淹。林稀鹿向平原出。水冷魚尋深沼潛。金氣肅消幽塢外。碧霄朗接遠峰尖。最佳處合忘諸慮。盼切捷音志未忱。

恭奉皇太后迴蹕至御園作

知年不忍舉宣尼。喜奉慈遊是所知。啓駕日同至共日。往營時先去聲。返蹤時。邇年率以同日奉聖母啓蹕。即先行至避暑山莊迎駕。迴鑾則聖母先行。朕於山莊多駐數日啓蹕。仍同日至御園。霜楓吟杜丹青錯。秋菊疑陶黃紫披。百二居諸消一瞬。依然望捷繾遙思。

將軍阿桂等奏報功占默格爾山梁。并奪碉殺賊情形。詩以誌慰。

遜克爾宗賊門戶。攻餘兩月未能開。因教繞道乘其隙。前因阿桂在遜克爾宗攻勦日久。未能即得。因思日爾八當噶爲必須攻取之地。商之阿桂。或令豐昇額帶兵數千。阿桂奏。探得日爾八當噶以下。榮噶爾博以上。其間有默格爾山梁。若能襲取。則進取勒烏圍。既爲得勢。而凱立葉。日爾八當噶之賊。皆在我後。計可不攻自潰。因令海蘭察等。繞道前往。搶佔默格爾山梁。額森特等亦奪獲碉卡。碉尼爾圖帶兵佔據日爾八當噶西面高峯。海蘭察、額森特、復攻壓密拉噶拉木大寨及其旁碉卡盡行攻克。并克獲凱立葉各寨。通計殺賊一百五六十。生擒者五。搶得大碉寨房二百餘間。鎗矛牛羊糌粑等物無算。聞之稍慰。佇盼捷音計至。榮噶八當應棄守。阿桂稱現據之密拉噶拉木。距噶爾丹喇嘛寺不過十餘里。即前抵勒烏圍賊巢。亦止二十里。今經官兵佔據。則榮噶爾博之賊。已失其險。日爾八當噶雖尚有賊。而前後俱有官兵。賊自不能復爲死守云云。想可迅掃勒烏圍。以期大功速蔵。至此次官兵。因阻滯日久。積憤愈勵。於並無路徑之處。不避險滑。攀越力以。

竟日徹夜。不少休息。可嘉之中。復爲憐惜。因勒部議敘。其海關察、額森特。尤爲勇敢超羣。特授參贊大臣。以示獎勸。勒圍噶喇速成摧。勒烏圍。急呼則爲勒圍。噶喇。即噶喇依之減字也。諸臣努力憐爲慰朝夕紅旗望報來。

副將軍明亮攻克日旁一帶碉寨詩以誌慰。

三軍同力努。諸將一心佳。達爾圖雖險。日旁梯可階。明亮奏。以達爾圖賊人有備。未可急於輕進。因查日旁道路。上臨絕壁。貼有斜坡一道。寬不及丈。下至山半。復陡起石包。賊人在上。聯排碉卡。雖展兵威。惟周叟對面之山。即係日旁分支。其前有路。可以繞出。石包之後。林深路險。止可進而不能退。隨派和隆武等。帶兵從此路晝伏夜行。密爲繞越。仍於正面派兵揚威。其斜下山溝。並派兵規取。明亮等復統兵在後策應。均約於十月二十日寅刻。同時進攻。分兵還選隊。入箐更緣崖。正正旗先展。堂堂陣自闡。聲東擊西應。前至後登皆。流滴飛擺操。抱頭互擠排。石包難復守。沙壩亦淪埋。望已賊巢近。擣從虛處挨。十九日四更。即隆武兵已繞至日旁山後。即分搶碉寨。賊衆措手不及。鎗石俱不能施。我兵盡力勦殺。將所有戰碉十餘座。平碉二百餘間。全行攻奪。即山溝內水碉、水卡。亦經佔據。沙壩山賊。幾次欲來沖奪。俱爲我兵截住。而石包上拒守之賊。因官兵勦擊追射。無路可逃。俱紛紛滾崖落澗。無得脫者。統計殲賊甚多。割獻首級三十餘。生擒者七。所獲兵械、馬、騾、牛、羊、口糧等物無算。過此石包。直望勒烏圍。不過二十里。皆係漫坡。且與阿桂所攻日爾八當噶。止隔一河。兩軍會合。即已不遠。本爲擊東擊西之計。今成攻瑕擣虛之舉。爲之欣慰。因將副將軍、參贊、以下至官、兵等。諭部錄敘。夾攻知日指。大捷候星差。和起眞有子。此處攻得日旁。全係和隆武之功。和隆武爲將軍和起之子。和起前在闡展軍營。因追巴雅爾。爲逆回所害。曾加優卹。並給以世職。今和隆武復能如此宣勞建績。和起可謂有子。爲之欣喜。益感於懷。欣餘切感懷。

冬至南郊禮成述事

雪霑三寸先三日。祀舉一朝凜一忱。省歲有豐還有歉。沐恩惟厚益惟欽。青齊黃濱背歸靖。山東壽張逆匪王倫等。糾衆作亂。侵擾三縣。刼庫戕官。搶據臨青舊城。肆掠村鎮。特發八旗勁旅千餘。命大學士舒赫德等。往彼統率經理。數日。即盡勦滅。距其起事。甫及一月。而淮安外河老壩口堤工漫溢處。自堵築至合龍。僅二十日。兩事皆成功迅速。實賴天

佑也。索諾丹巴願早擒。金川土司索諾木。急呼之則爲索諾。丹巴沃峰爾。則其用事頭人最奸狡者。今阿桂已統兵攻克格魯古一帶碉寨。即日可抵勒烏圍。聞逆酋索諾木。及莎羅奔兄弟。皆聚於彼。惟冀上蒼嘉佑。一鼓成擒。更得迅速蕆功耳。子月恰當陽復子。是日子正二刻冬至。倍顯羲象見天心。

紫光閣宴外藩即事成什乙未

外藩恩宴例初年。協洽情宜與衆聯。共處蠶登稻昌卜。見淮南子。合教樂備禮明宜。促成醼什牓隣舊。將寫戰圖廡展前。向年平定西域。曾繪戰圖張紫光閣壁。即日蕩平金川。擬於閣外展接前廡。以備繪圖紀績。兩紀崇勳藉輿力。惻然意覺勝欣然。

悅心殿

幾餘初歲試遊尋。咫尺塔山憩悅心。恰對春屏吟翼日。又看瓊島佈輕陰。屢霑仍冀斯爲雪。京師於冬至月。臘月。屢曾得雪。不過三四寸而止。冀得渥霑益佳。故每遇微陰。即盼其釀雪耳。望穫無遑始自今。更盼捷音越以甚。安能即境豫清襟。

新正吉日恭奉皇太后幸御園即事成什

欣陪鳳輦出皇州。慶節行時例率由。穀日晴和占穀美。是日初八爲穀日。春朝良吉奉春遊。已看柳杪將稊放。更喜松根有雪留。獨盼紅旗尚遲到。難忘丙夜問軍郵。

祈穀齋居

祈年躬祭望恩覃。左个齋居預日三。潔膳去辛辣。徹懸心致肅。華鐙綵勝例聽諳。初春惟念耕桑始。遣暇無妨書史耽。題壁率多盼捷句。每遇齋居。多有詩紀事。邇年以盼金川捷奏。屢見於辭。幾迴清詠不勝慙。

正月十七日小宴廷臣二律

翼節廷臣例賜筵。展期一日值今年。每歲小宴廷臣。例用上元後一日。今以適當月食。展於十七。箕疇著省惟卿士。謝賦遣詞異朏弦。察吏安民同有責。息肩滿志實無緣。莫容易視茲歡醼。盡職艱哉爾我然。

新正幾務恰餘閒。宜趁閒籌民事艱。慢騁豐亨豫大說。當思敬怠吉凶關。徵招樂叶笙簧律。需雅茵聯內外班。時大學士管兩廣總督李侍堯。江西巡撫海成。俱以入覲在京。令一體與宴。却憶賢勞于役者。驅馳冰嶺雪碉間。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康薩爾山梁碉寨、木城詩以誌事

自克默格爾山梁。滿擬即遞平賊信。阿桂於昨歲十月內。攻克默格爾山梁。其地距勒烏圖不過二十餘里。計擣穴擒渠。可以剋期蕆事。侵尋待之逾兩月。密拉喝拉兵仍頓。賊因距巢甚近。死守益堅。阿桂自默格爾山梁得勝。即駐兵密拉木噶拉木。以兩月餘。雖攻得日爾巴丹噶、凱立葉等碉寨。而得斯提一帶。屢攻不下。仍未能直進。密拉木噶拉木急呼之。則爲密拉噶拉。蓋緣已扼賊門戶因以死守防益愼。彼處跬步無非山石劍蠶叢允難進。於康薩爾築碉寨。弗遺餘力據險峻。嘉哉我將及吏卒。敵愾同志衆積恨。拔彼鹿角越彼濠。直逼碉根登奮迅。堅壘深窖一時摧。大鞾大膊不遺憖。賊以勒爾策依山勢延長。周防不易。因於康薩爾山梁。多築碉卡。守拒不遺餘力。阿桂遂派兵三隊。泰裴英阿等攻其前。胡尼爾圖、烏什哈達等左右夾擊。福康安等在後策應。正月十二日寅刻。各路潛進。拔其鹿角。躍過重濠。至第一碉根。向上拋擲火彈。賊人鎗石雨集。抵拒益急。我兵舉鎗注矢以待。賊有露身碉外者。即擊射殪之。官軍遂一呼而上。躍登碉頂。其碉內外地窖。覆以石板。爲我兵蹈塌。賊多有壓斃其下者。尋即攻得此碉。察其下有穴。潛通第二碉。即以石塡塞。是日巳刻。復得其第二碉。戌刻又克其第三碉。賊人除殲戮外。餘皆負傷而遁。十三。十四兩日。並將其下各處寨落。盡行攻取。是役也。計克大碉十。木城四。大石卡二十。寨落七。捉生二。殺賊二百餘。獲銅礮二。鳥鎗、刀矛、鞭耙等無算。康薩爾山梁悉勦平。三日殲賊二百餘。遂奪山梁高萬仞。石碉凡十木城四。近碉寨卡全收盡。叶齊

心努力悅以憐。普賚特旌夫豈靳。將士奮勇得勝。其志足嘉。因賞在事兵丁一月錢糧。其將弁中勇銳超羣者。經將軍保奏。優擢陞等。賞翊、賞巴圖魯號有差。將軍、參贊、領隊等。則俟攻得勒烏圖。交部優敘。勒爾策依籌即擣。迅雷不及掩耳震聲如破竹已裂節。其解自當速迎刃。阿桂等奏。勒爾策依山形綿亘。賊防守不能盡嚴。擬於兩三日內。迅速督攻。使賊人措手不及。以期進擣其巢。事半功倍豈期然。爲山九仞懼尤甚。叶。佇俟紅旗大報捷。竭誠惟籲天助順。薩爾之險。倍於他處。賊之守禦。亦較他處爲堅。乃官兵得之。如不甚費力者。實賴上天嘉佑。阿桂奏謂此數日。適當上辛詣壇親祀之辰。由於誠禱所格。不知予之默籲。固無一日不然也。

肩輿歸御園四首

冰融墻外已通舟。直達昆明足溯遊。適可輕輿便言返。輿於豪處戒其流。

水田一帶尚存冰。蓄潤將資穡事興。小試頗關農八政。原無他術治民能。

日下曾傳功德寺。層層梵宇布金田。規模減昔頹葺舊。爲繫觀瞻非佞禪。

去年亟返盼軍書。今此依然詩詠如。去年二月中。幸玉泉山。正當將軍等進勦促浸之初。盼望軍書甚切。因有肩輿往即肩輿返。爲切軍營問驛章之句。今大兵已逼促浸賊巢。功成在即。盼捷殷懷。較前倍急耳。近進雖頻殲狡寇。近日阿桂康薩爾之捷。殲賊二百餘。嗣復克其堪布卓、甲爾納兩處碉寨。斬獲亦衆。即日乘勝深入。可期迅蕆豐功。鴻功待蕆越殷予。

獲諜有序。

阿桂既克康薩爾。即乘勝進勦堪布卓、甲爾納賊寨。數日。復全克之。初發兵之夜。有番人來投。訊其名。爲郎木卡。云是鄂克什人。廿餘年前逃往促浸者。聞大兵攻勦嚴急。故至此探路。欲率番投降耳。阿桂以彼在促浸久。地形皆所熟悉。何待再探。且察其神色有異。嚴鞫之。不復能隱。知爲促浸頭人

當噶拉阿納木遣其叩營詐降。以潛詗我兵虛實。及進攻路徑。廏牧遠近。卽令遁歸。以告爲抵禦掩襲計。阿桂旣得情。卽斬郎木卡以徇。并札致各路督兵攻勦防守諸臣。胥留意毋忽。阿桂此舉。可謂得行軍機要矣。邇來賊中投出之番。不一而足。從未有如此察詰者。其中誠僞。固不可知。然過疑懼沮遷善之塗。而過信恐墮狙譎之術。自非明習有識者。未易臻此。善夫李靖之言曰。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譬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然靖第知用間之難。若察間之難。則未之及也。余旣嘉阿桂之能發奸。因成是篇以闡之。

兵法所貴者。知我知彼耳。知我猶覺易。知彼斯難矣。彼我互主賓。我乃彼之彼。彼用間諜來。蓋欲知我已。誠投與詐投。是在精心揣。誠投我撫之。或得彼端委。詐投乃奸細。窺我告被駛。將軍審獲之。允協用兵理。復克其兩處。阿桂於攻克康薩爾後。復得堪布卓。甲爾納兩賊寨。斬獲亦衆。且已至河岸。官兵汲飲甚便。卽可乘勝深入。迅速成功。賊巢已入深。叶。師貞賴助順。鴻捷計日指。

仲春齋居

右社將臨祭。深宮此致齋。晝長日出早。春暖雪消皆。牆柳梯籠院。庭莎芽紐階。誰云幾務簡。籌筆正縈懷。

阿桂奏至。堪布卓西南山腿上。尙有碉寨。必須攻克此處。前進始無妨礙。官兵先已圍其三面。並移礮轟摧。又分兵四路。於廿四日半夜。乘雪進攻。賊已知覺抵禦。尋忽被截在內。一面出碉抗拒。一面逃竄。官兵鎗箭齊施。斃十數賊。餘俱竄至河邊。落水淹斃者甚多。因得其大碉一。木城一。石卡二。其沿河六寨賊人。雖步步退守。尙須節節力攻。然以形勢度之。必能次第攻佔。隨卽指示機宜郵發。益盼捷音遄至。

太液池泛舟

液沼冰融可泛舟。致齋前偶試清遊。還宮況此爲路便。盥水因他作楫求。魚躍鴈迴化工惕。天光雲影靜機投。鳴榔聲裏忙登岸。爲接軍書報直郵。連日盼望軍郵甚切。適於舟上接阿桂、富德奏函。隨命登岸。與中啓閱。將回宮批答。不暇遊覽。

詠同心玉環

巧匠琢瓊玉。同心古有聞。利將見金斷。臭可擬蘭芬。聲應惟相合。形聯永不分。如占大師克。麟閣佇酬勳。

至靜寄山莊二首

曉行雲罩盤山最高峯寺名。見高峯。已覺宜人翠盪胷。水郭山村仍歷歷。橫巒疊嶂自重重。鳴鞭大嶺騁懷度。稅駕仙莊覿面逢。駐蹕此番期七日。尋幽摘句得從容。

不過遊奕趂幾餘。無逸一篇恆惕予。勤政愛民經歷許。衣宵食旰敢渝初。仁斯壽寓知惟樂。桃已開多杏未舒。誰曰怡情茲靜寄。慙仍曉夜問軍書。去歲在此。以官軍進勦促浸。得其險要。即可深入。盼望軍書甚切。有門前驛或遞軍報。誤我半刻籌軍容。十日之遙。豈爭半刻。而我心方益已迫之句。今又經年。官軍屢次克捷。乘勝進攻。拒勅烏圍僅七八里。大功即可告成。翹盼捷音。較去歲益切。

盤山迴蹕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因成是什。

往來纔祇十餘日。仙苑芳春花綻皆。迴蹕帶星發行館。是日寅刻。即從行宮啓行。蹕早問安也。駐旌圖曉謁思齋。最欣超向精神健。甯止如常食履佳。惟是捷音頻繫問。慙猶無以慰恩懷。

邇日

邇日每作雲。亦弗風擾之。靈雨未過旬。再霑我豈辭。因循乃虛度。不免望蜀思。御園景雖佳。誰去問芳菲。況值軍營中。近臨賊巢時。曉夜盼捷音。何未馳紅旗。子曰爲君難。其難無已期。

三月晦日偶成

思量多幸是今春。三月兩霑膏澤勻。略覺籌農慰顒念。幾曾玩景答芳辰。體天大德惟生物。以己之心而度人。保泰持盈恆切切。況茲捷信盼猶頻。

宿齋宮即事

星推辰見月惟陽。宮漏聲遲日正長。仍似昨年斯望捷。昨歲雩祭。齋居時。阿桂正當深入。擬派兵六路分攻。急盼捷音之至。齋居詩曾及之。今歲宿齋宮。阿桂奏至。現與明亮訂期會勦。三四日內。即可進兵。竟速集事。阿桂距賊巢咫尺。轉瞬擒穴擒渠。且與明亮夾攻。尤爲事半功倍。茲以集勦在邇。盼望捷奏更切。敢云春雨已占祥。每因閒暇塵無逸。曰奉居諸運有常。執謂值齋方事簡。書呈四庫勘猶忙。

孟夏常雩禮成述事。是日雨。

例舉雩禋適值雨。心因慶益切心寅。沐恩幸繼三春澤。修祀剛逢立夏辰。是日立夏。時若籲和協箕畢。欽哉執禮率臣鄰。王師深入賊巢近。翹冀鴻禧捷報臻。

御園首夏

通閩因教節令遲。御園首夏似春時。紅輕綠重雖恆例。午暖朝涼不定期。楊柳絮稀經雨減。牡丹花放待風吹。如斯佳景厭歡賞。爲盼軍營馳捷旗。

初夏香山靜宜園駐蹕

山墅曾無廿里遙。輕輿尋勝趁良朝。今年憂樂何其屢。近據阿桂奏報。現與明亮訂期會勦。兩三日後。雪泥漸乾。正殷縈盼。乃昨奏參贊大臣固倫額駙包布騰巴爾珠爾遘疾忽發。勢殊委頓。亟命其子鄂爾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挈御醫馳往診視。以冀速痊。翊日奏至。則色布騰巴爾珠爾。業於前月廿八日奄逝。昨已復其王爵。茲並賜帑治喪。且命沿途護其歸櫬。以昭軫恤。即可相機案入。數日棲遲藉以消傍砌紅留花放朵。連林綠重葉封條。閩前首夏如春暮。觸緒都關變與調。近處山園果不羣。靜寄山莊。避暑山莊景。俱較此爲勝。而距京各數日。茲則附近郊坰。亦足供登眺云。峯姿泉韻靜宜欣。氣含生動有形畫。格寄古初大塊文。螺翠欲飛昨過雨。筍青半隱曉留雲。如斯佳豈吾誠樂。猶自軍書問夜分。

致遠齋理事

駐蹕香山四日期。肯緣遊豫闔疇咨。因言觀行求其當。授職量材審所宜。不恃己聰取公論。惟殷民隱欲周知。副名設更云致遠。正此望懸馳捷旗。

遣悶

遣悶惟以詩。詩亦悶難遣。近接軍中報。夾攻賊巢翦。惟是甫定期。雨雪遇爲舛。阿桂與明亮。訂期兩路會勦。初定三月廿七。繼定四月初二。俱因連日雨雪暫阻。蓋此次兩軍會攻。所關者鉅。將軍等之意。亦慮泥深途滑。兵難措足。不得不籌其萬全。擬俟晴霽。相機速進。然功逮垂成。盼望益切矣。滑刺難進步。無奈待展轉。三軍雖

奮愾。諸將籌盡善。以此弗嚴督。闔外聽猷展。惟是盼捷殷。曉夜心纂纂。彼望晴弗晴。空勞王臣蹇。此望雨弗雨。日引慮成暵。以彼而易此。兩得功皆蕆。何時惠其甯。吁哉徒毫吮。

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解悶有序。

近於永樂大典散篇中。裒輯得仇遠金淵集。有所謂十二辰體者。頗創見可喜。惜一詩凡三易韻。且鼠牛等字。參差用於句中。不若鮑明遠數詩之精審。余昔嘗效昭體論君道。茲效仇遠此體詠金川事。所用十二支字。並列句首。從鮑法也。日來大功將成。盼捷益切。寢食爲之不安。拈翰成此。聊以自遣。而灌鼠屠豬。藉以取譬於施力之易易。庶幾吉語是徵耳。

鼠寇猖金川。於唐吐番種。牛相却悉坦。自昔惡蠢動。虎年卽背盟。促浸於乾隆戊辰年平定後。至戊寅年。其酋郎卡。卽與革布什咱搆釁。意圖吞併。時督臣開泰。提臣岳鍾璜。檄令徹兵。弗聽。隨調綽斯甲布土兵。斷其糧路。又令章谷。儹拉各兵。突出會攻。始退兵至丹多。爇燒寨落而遁。搆釁。郎卡屢與九土司搆怨。以番人互相仇殺。蠻觸交爭。無足爲異。且未敢干犯內地。無庸聲罪致討。止令九土司自行合力攻禦。九土司者。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儹拉、丹壩、與促浸最近。鄂克什、從噶克、梭磨、卓克采稍遠。壬午歲。郎卡自知爲衆番所惡。佔據各山梁。修築堅碉十餘座。欲圖出外滋擾。尋侵奪綽斯甲布之俄坡。又攻殺丹壩番衆。又與三雜谷、革布什咱接仗。又滋擾巴旺。吞併心益涌。羊子效父觸。郎卡既死。其子索諾木益兇悖。頑梗。戕害革布什咱土司。據其土婦。佔據其地。遂愚儹拉土舍僧格桑。攻圍鄂克什。經督臣阿爾泰。提臣董天弼。同往飭諭。僧格桑稱順退地釋兵。辛卯夏。儹拉違背前約。復攻鄂克什兩逆酋。遂相聯合。狼狽爲奸。且侵明正土司泰落。並添築碉卡。負嵎抗拒。其罪實難再逭。不得不加以兵力矣。羸角曾弗恐。猴譎不可赦。王師發精勇。雞肋非所圖。羣番籌安羣。狗苟與蠅營。壓卵山臨聳。阿桂駐兵空薩爾。距勒烏圍不遠。現擬同明亮

訂期分路夾攻。就日播穴。豬韓羌兒伢。成功不旋踵。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等碉柵。詩以誌事。

自報克獲康薩爾。頓兵三月未能進。雖時斬勦賊小創。以近巢穴守愈峻。定計兩路爲夾攻。宜喜壓下乘其釁。阿桂自攻得康薩爾以來。雖屢籌進勦。時有斬獲。但賊人因距巢益近。竭力死守。未能卽克。因計宜喜一路。有可乘之隙。約明亮至軍營面商。乘賊人不備。由山梁下壓。可收夾攻之利。因於南路抽兵四千七百。又添派川兵二千。阿桂亦於西路選兵一千。令海蘭察、福康安帶往。俾資合勦之力。精兵既益調遣定。爰趁天晴入奮迅丫口爲賊境咽喉。未因宜喜潛抽引而我將卒鼓敵愾。直冒煙火無囤吝。三面險碉一時奪。軍營自三月下旬以來。雨雪瀰漫。直至四月初十。始得晴雪。山梁積雪已消。明亮訂期十二、三等日進攻。而阿桂以進攻宜喜之局。爲此時緊要關鍵。必須木思工噶克及得式營兩處。同日並攻。賊始不能抽掣堵禦。因派將領帶兵分路進攻。十四日子時。烏什哈達率兵潛至木思工噶克丫口。超越而登。賊以此地爲其咽喉要處。並未潛抽此處賊人。以防北路宜喜之兵。一見我軍。卽鎗石齊發。力爲抵禦。遊擊梁朝桂。先搶東北隅大碉。攀援而上。官兵隨毀其碉根湧入。參將國興。督兵躍入木城。並用刀斧斫柵衝入。惟時我兵呼聲四合。兵氣益揚。侍衛穆哈納。副將曹順。將山峯左右之碉。同時攻克。其中所有賊衆。殲戮甚多。官兵自康薩爾至丫口。連拏木柵佔據。其攻打沿河各寨之兵。攜柴前往。堆積掣尼寨下。放火焚燒。延入寨中。賊多燒斃。從此至噶爾丹寺。可從山梁徑下。并可直壓勒烏圍。阿桂奏謂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爲之欣慰。卽勅部議敘。

自此徑進勢應順。西路捷實賴天佑。更稱望見北路近。得楞碉卡已攻獲。薩克薩谷下一瞬。阿桂並稱北路官兵。先於十二日進攻甲索。搶獲大碉一。石碉九。並於十三日。望見攻克得楞碉卡。向東南已至沙爾尼之上。又見有一隊官兵。向東從薩克薩谷而下。已可直至河沿。所有日旁、沙壩、及喀爾西斯、年木哨爾等四處山腿。山溝、寨落賊人。似已不戰而逃。由彼至勒烏圍。對河臨岸。其間已無險阻。計明亮奏摺。亦日內可至。一日可取三年功。佇待明亮報實信。

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卡。詩以誌事。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紱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綽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因去路長。增調官軍足供用。更相籌畫總抒良。明亮等至達爾圖。屢籌進勦。賊衆守禦更力。且於達爾圖山梁下掘濠。阻官軍進路。復稽時日。阿桂因籌議賊中形勢。謂仍當由宜喜一帶。相機即進。並請多撥勁兵供用。使之迅速集事。阿桂唯以國家軍務爲重。實心運籌。不分畛域。其心足嘉。曾傳旨獎諭之。日旁別綴聊虛擲。南路及吉地等抽調官兵四千七百餘。合以川兵二千。阿桂又撥西路兵一千。再就宜喜等各營原有兵抽撥。約可滿萬。明亮遂於宜喜一路董率前進。其日旁一帶。仍駐兵在彼。常作攻勦之狀。以牽綴賊勢。甲索先攻且試嘗。明亮既與阿桂訂期夾擊。因恩甲索一帶。促浸祇餘老窠防守。遂合總兵敖成。督兵直入。十二清晨。連破賊人要隘三碉。又搶佔左右兩山賊碉七座。已刻以後。將接連戟坡之東山賊碉四座。亦經佔據。鼓勇遂教分隊入。剪兇都勵一心強。碉平柵克力羣奮。訊執醜擒氣越揚。甲索既已得手。宜喜一路。亟覺勇氣倍增。而達爾圖以下得楞一帶。山岡綿延二十餘里。其上碉卡甚多。因派科瑪、阿爾都等爲兩支。分取得楞大碉。又派三保、和隆武、奎林、珠耳格德、阿滿太等爲五隊。分取得楞南峯頭所有之碉。其向東山腿。則令福康安等往攻。十三日黎明。各官兵呼聲四起。奮往爭先。賊人鎗礮齊發。疾如閃電。三保等六隊官兵。各將所指之碉。先後攻克。福康安等亦搶奪石卡三座。統計殲賊二百餘。生擒者七。官兵各將所得之地。殿行守禦。乘勝齊兵擬下壓。截前料賊即奔忙。恃之際。明亮奏。擬乘賊人立脚未定。無暇可直至河岸邊。非惟達爾圖等處賊人。立見竄散。摧集新到川兵。剋日下壓。即沙壩喀爾西之賊。皆攔截在後。自可不攻而得。兩軍會合指旦晚。衆志歡呼益黽勉。三捷勒烏圍最近。阿桂攻克木恩工噶克丫口。已可下壓噶爾丹寺。直擣勒烏圍。明亮兵抵河岸邊。亦可與阿桂會合。夾攻賊巢。計克勒烏圍及噶喇依。并擒索諾木等。當三次報捷。而克勒烏圍之紅旗。當第一先到也。紅旗第一到懸望。